



正宗紀事 五

乙卯
丙辰
丁巳
上



共

リ 6
407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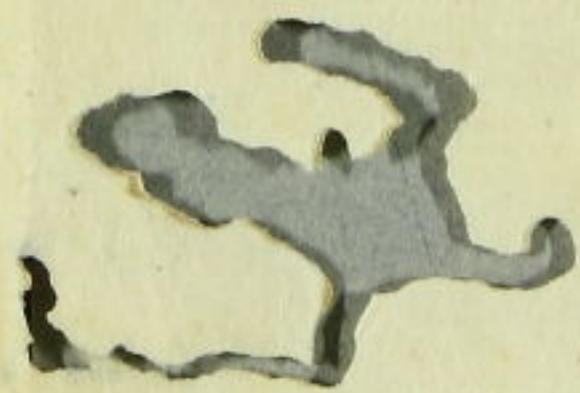


門可伊
號 4071
卷 6-5

正宗朝紀事卷之五

乙卯

十九年正月傳曰今年乙卯即我太祖大王誕降之
八回太歲也來拜太廟益切報本之思予以第一室
聖祖之心為心則今年當有展慕伸誠之舉咸興定
陵遣大臣攝行酌獻之禮先將事由告于宗廟永寧
殿咸興本宮合行儀節令宗伯博攷典禮以聞○僉
知權裕疏畧臣特一踈逖賤品耳名編朝籍出入禁
林殆近三十年所進不能補匱拾遺退不能矯世拔
俗優時髮白愛君心丹中夜流涕從以痛哭者久矣
殿下以今日朝廷為何等朝廷也以今日習俗為何



等習俗也朝廷日漸凌夷習俗日漸註謬肇自涓滴竟
至滔天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
人臣未敢知孰主張是而至此之極也臣且置越俎
之嫌不避膏鎖之誅願乞一言而死惟我殿下以神
聖英明之姿天縱日新之學際千一之昌期御九五
之寶位德必期堯舜孔孟治必效唐虞三代荷殿一
初之政卓乎百王之冠掃氛翳而義理昭即煖黼黻
而聲名洋溢蔚然有太平之象矣乃自十五六年以
來世道益淪民志愈惑潛銷暗鑠京頽西仆至於莫
可收拾之境者蔽一言曰貴近之也所謂貴近者

何為而有也殿下痛戚倖之顯壘宦妾之知名至
于庚子大慶分而磊落光明可以有辭於千秋萬世
於是一二貴近不得不出而上之所以貴而近之者
直欲靖世道壹民志而彼貴近反效戚倖之前套又
無宦妾之小忠即一市井無賴壞倫忘義之伍也專
事陰陽手段徒長勢利膜子飢飽係於一匙欣戚由
於單辭役心於弁沉之際喪性於得失之間慾浪漲
腹疑山橫膏賂門大開而青蚨夜飛奸竇早穿而蒼
蠅日營言言而慢弄天威事事而假借朝令恩遇愈
隆而不思報答之方地處愈密而敢懷背馳之圖周

旋咫尺翕翕若親暱放倒拘檢汲汲如顛狂植黨結
要都是藉賣鼓吹掀髯無非怨對以若千古所未見
之恩遇千古所未聞之地處有若千古所未見所未
聞之極惡窮凶之情節殿下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
禁耶夫惡逆者天下之所共憤也小戎之婦女猶知
湔羞之勇無衣之詩人亦辟同仇之義而今也不然
外若聲討而逞私媚之態內實傳襲而斷鸚逐之念
或曰其也官太侈也聖心不怡而其罪至於死或曰
勢所掃也聖心見忤而其辟至於逆或曰其也好言
議養名望故聖心不能無疑而必除去其實非惡

逆也一人先倡萬口和應春明五山至騰卷哲青瓊
冠珮如視戕斧此吳翼煨所謂將取姑予者翼煨特
書之文字耳此輩則轉相告誡而秘之故言之者在
乎人鬼之閑而秘之者榮寵自若彼翼煨從何而得
聞聖心之若此乃為此說耶渠亦有耳一聞再聞漸
染誑誤至於書納然則彼相告誡者豈翼煨之根抵
乎其罪固已上通于天而懸法私門設有禁条細如
牛毛密若蚕丝雖舉其大綱而言之曰芑苴當匿也
上徹則厭之曰徃還當廢也上聞則忌之曰彼此之
親習不可露也上知則必問之曰朋儕之讒遊不可

謀也上聽則惡之曰徑費之耗損不敢言也曰政令
之顛倒不敢道也曰壯營設施之不敢張口也曰華
城徑營之不敢游嘴也遂至於夜闌提燈行止閃忽
眴目而語搖手而止係倫一下而窺覘成風選席僂
罷而揣摩多岐罪斥者謂之恩造獎用者謂之踈外
甲所當着而注脚在乙東所歸宿而指點在西一年
二年遍及涯角當面背面判若楚越凡係君上動靜
云為無不指無為有美假成真世界入泥花人心溺
於迷藏中外聽聞惟貴近始信貴近伎倆惟講張是
主講張漸熾而聽聞滋惑有難之首曰上教丁寧若

此而君言其不然者何也聖意今明如彼而君言其
難保者何也云則曰某人之言也某人豈不知之乎
所謂某人即貴近也當是之時有憂歎而強為緘默
者有憤慨而發於色辭者輒皆以為聖德之累胡至
於此至以殿下辭教之懇惻規模之宏遠一歸之於
不誠無實之科訛言起於起處函誣愈出愈恠滓穢
太清玷污白璧其將以此載之野史書之國乘後之
視今果何如也以殿下之初心試於玉樓清夜穆然
省察而點檢則必有惕然警動恍然回悟者矣願殿下
欽明文思大堯之性也溫恭允塞大舜之姿也克儉

克勤禹績允熙不通不殖湯德乃新惟精惟一念終始典于學符有商之高宗祗祗威威用懷保我小民法惟周之文王白旄黃鉞一怒安民者武王不獨專美于前而公然一二貴近調戲官家無所顧畏承佐而宣揚固難責於此輩構捏而掎撫有何負於渠曹世道至此而壞了民心至此而索然殿下每以治不從欲中朝發歎而此輩之罪不正則今日朝廷無奈何矣此輩之誣莫下則今日習俗不可為矣容置此輩而不忍加諸法則殿下雖欲為漢唐中主亦不可得矣此輩不損毫髮而欲治亂遂不幾近於遺大察

小乎夫所謂貴近者誰為窩主也臣不欲指斥其名而臺閣論思之地亦豈無奮發而聲罪者耶伏願炳消長之機念存亡之分仍思聖誣之不可不卞世道之不可不靖民志之不可不壹亟降鈇鉞以新一代之耳目臣雖糜粉無所限云云批何代無貴近而御之有道臣主俱榮萬一反是則不及漢唐中主之世遠甚使爾有此言則予反省處爾以疎逖之蹤能及貴近二字良用題題○行景慕宮追上尊號之禮仍上殿宮尊號○景慕宮追上尊號玉丹文右議政李東模製○上尊號須教文韓滉製○二十一日辰拜景慕宮

慈殿慈宮中宮殿一體動駕慈殿倣先朝臨廟之儀
當中立少頃周審廟內慈宮設位塔上再拜從時用
之制○僉知權裕疏畧臣之向疏略論貴近之罪不
得指斥其名者以臣之不在言責故也臺閣論思之
地必有同仇聲討之論仄聽數日無一人為殿下一
言者無乃威勢壓人莫莫敢誰何而然耶蓋臣所謂
貴近卽鄭東浚也噫嘻東浚之千罪俱備備萬戮猶輕
難以塵陳畢數而最所憤痛者即誣我聖上也以殿
下聖神文武之德公明和平之治乃為一小豎所調
戲好惡用舍之正而一皆翻亂政令施措之宜而無

不訾議流言有聞而無形人心易惑而難曉將無以
自解於一世之瞻聆向所謂千古所未有所未聞此
五下者此也今聞人討未及鬼誅先加而其貫盈之
罪惡不可以身之徑斃有所容貸也至於徐昂修則
其寵遇煥何如而乃反染跡於此下復林三字鄭圈中將
陷於罔測之科天誘其衷恍然悔悟中間斷腕復能
歸正而亦不可置而不論云云批甬有露出前疏不
言之姓名死者之致此真所謂求說不得然豈可亦
正於九原乎此所以前批有子自反之語也徐昂修
既曰歸正又何若是為說乎○傳曰重臣之心予所

詳知此時若不洞辨而明釋何以救其顛沛乎大抵
歸正云云未嘗非好題目而猶不若初無歸不歸之
可言為重臣者豈不冤悶乎此不可一刻任他之事
吏曹判書徐鼎修申飭行公○負罪臣徐鼎修疏略
從古亂逆何代無之而豈有如東浚哉權裕之疏一
出而情跡畢露義理昭揭臣雖名在其中有心陳乃
己者非急於自明也一則卞聖誣二則卞聖誣臣與
彼賊言議不同聲氣迥越粵自己庚之間始在院閣
之列徐觀其發言行事則駸駸背馳之漸自淺入深
積小成大曠擅威福奸謀日滋自以為偏受上知籠

絡一世未批之官人隱然掠羨曰吾與有力青暝之
飾威從而藉賣曰吾所仰贊黜陟予奪之際疑難誑
惑上自朝廷下至閭巷帖耳重足靡所容措若夫徑
營少涉於違拂意慾莫遂於清臚則肆發怨懟乃反
做出罪斥者必生憤用者必死至於懲討大論慶幼
事實無所不至逆如善渡王討收行而乃曰官爵太
高聖心不怡凶如時倖鉄案已成而乃曰威勢所歸
聖心見忤一二大臣之最被罷禮又曰朝家之疑而
欲除者專由於好言議養名望近侍之推赤乃千古
感際而反補夔頰衣章之尚青即四聖之成憲而肆

發去言親知饋問朝廷之厚風而欲掩八方輻湊之
賄則曰上知則厭惡交際往還聖上之所勸勉而欲掩
私黨徇繆之跡則曰上聞則甚間竒竒恠恠形形色
色矯誣罔測之說視若茶飯講張於暗中煽惑於白
地使日月之光翳而不章天地之德闕而莫宣臣職
在近密頻登筵席凡於政令注措恒切欽誦及其出而
聽之則件件鄧鄧判然相反毛骨俱悚心膽皆顛先
效古人斷腕之義繼以一再陳達矣至臘初筵席而
魑魅莫逃於淵鑑之下手脚自露肝肚盡從渠不但
自知為几上肉耳臣等傍觀者無不憤痛欲死臣之

一身遭罹非特餘事前後批教昭晰備至今臣此言
非為暴衷懇而卞聖誣明義理之是急也竊附古人
獄中上書之意仰陳往愆之下云云批御之此疏竊
附古人獄中自鳴之義云而自明非自明即卞明其
世道人心所以然之事實願末此疏一出御可有辭
况違中自劾之舉在於與彼對面之時在卿無毫分
愧怍豈可一味深引乎尋因力辭特補忠清兵使○
行朝叅府啓大憲李在學執義崔獻重李令洪請鄭
東浚追奪官爵上曰權裕之疏批言之恚矣無罪則
共享樂利有罪則隨罪勘斷以渠近密之取此聲

討之論可謂萬死難贖收其職牒燒火以為為人臣
懷二心者之戒在學以吳翼燬事發端命遠差獻重
啓權祿再疏鄭昌順三字明入其中而入啓之後刀
擦墨沫有閑後契昌順附麗奸賊最稱腹心不可掩
置請為先削職不允獻重又啓徐昂修疏中某也某
也之為何遂何賊渠既親聽詳知何不早日發告今
於被論寃道之後始乃陳章請屏裔上曰自劾之中
無暴事實此而執言近於抑勒况必欲全保曲費造
化之餘又戮此啓萬萬幸當矣秀晚又戮吳翼燬事
命拿處院啓大諫徐邁修司諫魚錫齡請鄭東浚

追奪上曰已從憲啓矣邁修啓殿下嘗亦戚倖而今
日朝廷反讓於戚倖之用事嘗遠宦妾而今日風俗
有媿於宦妾之求媚貽累聖德非一二計城市之回
夜作畫便作藉口閭巷之左餐右粥至謂徹聽如是
以往將作何許世界今則寫窰已破此是更端謀始
之機請慎終如初上曰言言切實當留意邁修又啓
世道乖謬民志陷溺輔弼之地能盡承佐之責則豈
至如是近來中書一步便作養閑首揆則為國苟成
不可以庶務相煩左右相則自被簡擢無一畝為坐
視吸喋不念擔着請益慎置相之方上曰所奏是矣

錫齡啓昨冬大政東銓則注措不公物議喧藉西銓則貨賂肆行隸常解體請吏判李致中兵判具序並削職依啓錫齡又啓鄭昌順依附權奸謀害忠良請銓衡文任之望並改正不允峻啓今番權裕一疏實由聖上疏釋吳翼煥之盛典也彼洪秀晚者敢斥翼煥必欲復置死地洎戲我聖上培養元氣之政其罪斬亦可也請遠竄上曰下語雖過洪秀晚之舉措則駭然依啓獻重啓吳翼煥之疏實為誣聖躬之根柢而申峻右袒扶護至請洪秀晚之遠竄秀晚之遠竄移施於峻上曰極律之請駭妄極矣然以今粉飾之

時能為此異於人之舉並與洪秀晚勿論可也重蓮啓平監金思穆多年秉銓注擬日聽於奸賊雖藩按節苞苴日輸於窩主孤媚之態輿僮唾面狼貪之毒行路戟手渠以戚晚甘作恠鬼請先罷職依啓重蓮啓整理卽廳鄭華溥居在奸賊之比隣薰染臭穢請改差依啓鑿啓金思穆加施屏裔不允鑿又啓前叅議韓晚裕不守乃父之本色反效近日之晚浴處身險波持論率悖請削版上曰苟有是也可謂自先依啓○傳曰臨門朝叅思聞正言而有何獻替手諫長之斥可謂自速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李秉模並免

相領敦寧俞彥錫領相事蔡濟恭拜相右相蔡濟恭
京畿監司徐龍輔拜為摠戎使○傳曰既聞大臣引
咎之言而太涉雍容直提學徐有防特補畿伯○傳
曰行副司直尹譽東吏曹判書除授副司直朴宗甲
恭議除授近見其人選席直截之奏多有歎服者中
批雖新舉直宜念內閣提學沈煥之特畀司寇之任
六卿猶未備負行大司成李家煥工曹判書除授前
判書李時秀兵曹判書除授○傳曰官師之規自是
美事而至於前兵判本來給知其踈濶設有風傳之
云云明是見欺刑職過矣以罷職付標○大諫徐配

修疏言懲討事還給○傳曰職牒燒火既非該府之
所管設令應為之事不待具書之啓下者後獎難言
雖以重囚拿來之例言之具書傳旨如例啓下之後
判堂具紙筆躬詣委官之前受委官手書當拿人姓
名以其所書者進至榻前舉紙備覽然後還授刑房
承旨承旨招下位同義禁出給發遣之都事王府格
例則然昨日事既非發捕又無收探之命則收來告
身何至於越格而送都事乎判堂施以不叙○同知
鄭東慎等疏請改名傳曰凡事各有畧限况改名一
事自有金石之典前此如許之人亦有考法不許之

事未免越例此疏還給○右相蔡濟恭疏批予於御
所取者氣也不挫不黷屈既如之颺亦然矣何曾以
江湖岩廊揆其槩手護夫莫售非予之明也峨道即
夷非予之力也自初攻御不以其道蒼議腹拜諒非
阿御爰立之日夾路觀快予之用御順人情也大抵
今時無是故餒耳嘗以太冬嚴沍擁衾可凍之老人
喻於俗操之低淺國無皆勇之將而軍無皆勇之士
雖不必鳴金鼓耀戈甲嗾呼嗶呶爭地於猝然
惇然之間其振發而作興人人知有所不為貪者廉
懦者立呻嚙為之瀏亮羞菑慶而窮劣使沒模稜之

習氣一朝溲然從革餒者不餒尊朝廷於三古者予
則蔽一言曰氣為帥然樞之則反為害焉勿極勿徐
而勿求滿不偏不倚而不勝勝始似落落難合卒乃
蕩蕩偕歸於是初志成而能事畢治可從欲沛然行
其所無事其責顧不在於御等股肱之列乎御湏思
日贊揚○正言沈鑿疏略奸賊斯得聖誣少伸而習
俗既誤歸正未易膠固已深觀望成風衆志有未孚
之歎朝著欠大清之象根柢雖拔枝葉猶茂顧惜容
護又成一副規模前大諫徐配修前却於卞聖誣之
際願瞻於討奸賊之初最後一疏暗售彌縫之計論

其情最極為痛惡宜施刑改前大憲金尚集身為憲
長方且登筵而袖中笏記之忘未持入實是前所未
聞其慢於聲討亦可推知亦請譴削批徐配修事其
疏雖纏繞請勘似過重罷職金尚集事不允○二月
領敦寧金履素疏批當局者迷遂事勿說○判府事
李秉模疏批往事勿諫馬得盡善○吏判尹蒼東疏
略日昨政望禁都首擬人趙學敏即德常之子德章
之侄矇然舉似至蒙天點追聞事狀不覺爽魂懣魄
四體投地云云批趙學敏事無論趙德常趙德章曾
無姓名與事件之登徹者推以摸索之臆料則亦足

領畧此則有萬萬不然者伊時進教說之詳矣何必
勿施疏引中懍魄投地等語太過矣○諭領議政洪
樂性卿一國之上相也上相之回榜古豈有之事若
有待者固非一端御孫洪爽周之同日賜第者李泳
夏其祖與卿同榜而其高祖又與卿同榜云今榜特
賜進士者一人又是是年增廣司馬之子此外亦安
知無如許稀異之事先朝乙酉以慶年之重回亦有
印頒小科榜於放榜日之特恩况是年回榜乎首題
卿及四館後恩之姓名次錄原榜令內閣鑄字印頒
事分付卿其知悉○新印御定朱書百選○司諫魚

錫岭疏略逋逃有殺魑魅咸歸執利成市駟會並趨
若其尤甚者洪楨之狐媚李亨元之奴事不忍正視
也百花之夜會洪氏之二子最辨幕賓千金歲餽錦
營之十馱至播巷說噫其甚矣白頭殘年有甚營求
黑頭宰列何事賄遺請洪楨李亨元並施竄配且請
收具庠李致中徐配修叙命批洪楨事論人豈或乃
爾李亨元事亦豈成說重臣雖有戚誼錦伯素昧不
唐若風馬牛矣○正言閔師宣疏略凶逆新斃大論
方行鄭華溥本以鄙瑣之姿奴隸之性前後兜攬州
牧誰所整及宰箕城斗會箕歛專歸苞苴一邑為之

之蕩然西人至今戟手宜施屏高鄭東教風附權奸
掠取膺仕其居官不慎奉公無狀曹隸皆言貢民亦
知及其房掌之代劃也宜念自靖之道而揚揚冒赴
於公會及其公退則晏然入臨於奸賊之喪次取謂
名父之家乃有如此之兒乎亦合屏高至若尹魯東
自在布帛素緇權門之狎客及登朝籍尤辨奸賊之
腹心一門兩錄五年軍色公議莫不唾罵洪大協訛
誤老父率去其弟自托葭莩之親得籍豈木之容與
魯東相為表裏厥惟久矣臣謂彼兩人者所徑玉署
銀臺一並改正林景鎮之身為臺閣於罪人斯得之

時晏然違牌不忝德討亦施刊削云云批言若的當
論一人可以警百反是日論百人物情愈不叶爾是
何人為此不率之教之舉乎鄭華溥事與渠至親也
鄭東教事渠雖欲一邊赴公一邊犯梁渠無翼矣何
以飛去飛來乎洪大恊事迄可止矣尹魯東事特振
於落軸之券節次用之渠有何毫分穿窬之跡乎爾
則違差○命忝判曹允亨書進萬八千五百定新豐
長安門等扁額○校理金銑疏略為今日臣子者欲
言東浚之罪自不覺毛髮先悚涕淚俱迸而凡其一
言一為莫非鄭景溥所指使所恣患者尚未聞聲討

之舉及於景溥臣誠莫曉其故也尚可曰卞聖誣之
民志乎嗚呼指無為有飾虛為實莫非景溥之所主
張則東浚特一景溥之傀儡耳伏願廓揮乾斷痛劈
根窩云云批鄭景溥事不但身故豈可以疑似之跡
論人乎不允○閏二月忠監李亨元疏卞魚錫齡疏
以為賊浚妻喪時不過以紙束布疋賻問云云批言
者之言不特孟浪御疏之前已知之豈可置之黷昧
問啓於大臣錫齡問啓傳曰不能拍的益驗遁辭司
諫魚錫齡罷職○以鄭東浚新啓加律事臺臣鄭弼
祚柳雲羽命岳配○正使朴宗岳卒遊於定州傳曰

未及復命中路卒逝不勝驚愕治喪諸具別定差負
俾無一毫未盡其子待闋服則為調用○陪慈宮幸
顯隆園設文武科進饌于奉壽堂教曰來甲子為慈
宮七旬其時拜園進饌又當如今日所用器用留歲
以待十年之重回也行養老宴于洛南軒賜四民米
饋飢民粥○致祭文貞公姜頌期厚寧秀泉青杞咸
川昌原德津君賢善金幹墓忠賢梅谷明舉書阮青
海伯李之蘭祠宇○傳曰奉觴長樂之堂置酒洛
南之軒徠爾群老于塔于庭飽以慈德既上華封

之祝豈惜箕疇之錫乎領相洪樂性以下年七十以
上及六十一歲人各賜帛一疋本府與宴者各加一
資漢高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猶以湯沐邑特賜
之復矧茲華城珠丘之所奉安鑿御之所駐臨若不
別施惠澤將何以大慰是地父老子弟乎前此已給
復外園底居民特加二年城外居民加一年及人
之老先此四者先王之仁政也今行以其時則流虹
回甲之年陽春布惠之序慈候康寧縉儀順成榮光
所被山川增輝惟彼衣鶉形鵠者獨阻於同樂之中
豈所以對揚天休之意明日御新豐樓頒米于四民

賑民因此思之仁政在乎推之而已今以華城推之
一道可知一道而推之七道兩都又可知矣施惠只
及於華城而不及於八道兩都只行於今年而不行於
千年萬年是豈曰推之云乎整理所之設誠欲祛煩
而省弊錙銖不資於徑用而鑿輿將旋水衡有贏與
其婦之大農為數月之用易若覃施諸路補此數作
為穀物名之曰乙卯整理穀分置三百州縣計年取
剝行至幾萬畝之種之收之獲之俾邦內黎庶咸被
慈惠愛親莫尚於順志莫尚於廣恩咨爾有司知予
此意○北道儒生金應一等疏略永成本宮即我桓

祖胥宇之基而太祖誕降之地也太祖及神懿神德
二聖妃位版皆奉安於本宮而蘋藻之薦燭未達於
桓祖陟降之靈豈非朝家之闕典也哉臣等竊以為
躋奉桓祖及懿惠王后於本宮此誠設宮於舊邸之
本意也謹考本宮騰錄典祀廳故實有曰先大王乙
巳四月典祀廳重建時見其舊櫺書云洪武二十九
年丙子初建云此必是我太祖為桓祖設宮薦葵之
所闕徑兵燹雖無文獻桓祖躋享特是舊典之修舉
云云批永興本宮虹渚舊第用桓祖薦苾之儀禮固
然矣且有可據之已例文蹟而况當今年乎然事係

莫重令禮曹廣考稟處傳曰是歲聖祖誕之歲是地
聖祖肇基之地也芬苾之薦已自國初而桓祖位享
祀之尚禘並舉難以輕議而然耳儒曠才徹曹謀猷
呈而洋洋陟降諄提誨至菽宵寐顙予顙蒙大抵禮
固緣情時亦有待曉榻求衣召接諸臣諸臣之議純
然無異辭是之謂大同然則得儀之舉而行之可以
決矣桓祖大王懿惠王后追躋于永興本宮吉日以
孟夏之月推擇是禮也以祖宗之心為心今二十四
日子當祗詣宗廟親行告儀還當臨殿頒教中外令
禮曹知悉○桓祖追配永興本宮頒教文

藝提李
東陽製○

傳曰靈城之誠何日忘諸園幸之科其子直赴渠雖
秩卑尚庶幾求其典刑渠雖無知予心抑塞自不覺
青衿盡濕忠憲公靈城君朴文秀家遣承旨致祭○
持平崔時溥疏略聖誣之尚今未卞民志之尚今不正
寔由於窩窟根柢之尚存鄭景淳之指使妖賊主張
高論末乃同時自弊此則景淳之為根柢也鄭昌順
之為賊腹心為世所稱暗地綢繆無人不知此則昌
順之為窩窟也並令嚴嚴施以懲勵其他方伯連帥
之賄交化行支屬親黨之蛇結蚓蟠者一向庇護云
云傳曰有崔時溥輩朝廷無時可靜臺閣何時可尊

所論生死兩重臣俱無毫分指的之端已故之人亟
令嚴覈者此何說也可謂辱朝廷羞臺閣意謂越今
淬刷則庶或責其石火電光之效然則一番警告一
款當已之為可乎此意言于時原任大臣韓弘之與
疾討賊承宗之斂手削地由於朝廷之舉措得宜命
則一舉足一措手無非不得其宜臺閣之上其說近
於弄劇何責卿曲一時淳乎○司諫李顯道疏略庚
子前後世道朝象之泮漫有由矣權奸用事貪天為
功卷舒箝制百僚國執之岌業殆近一變而殿下默
運乾斷巨憝斯除繼是以用事之臣踵減倖之前習

謂舉世之可欺於是乎調戲矯誣之東浚出矣而自
有亂賊以來其為至妖極奸所未有也王章未加鬼
誅先及其所懲討只一收告身而燒火之噫三司之
所不得請於殿下者岩廊之間亦無為之言至今使
此賊討而不討世道人心愈往愈惑臣聞為國必先
四維四維不張國不為國請以挽回一二事害於中
維者言之大官去就本自不輕廉耻風節實自具瞻
之地始耳月正朝忝兩大臣之免相也臺評之峻發
批教之責勵果何如也使古大臣處義有此遭罹歸
身司敗可也屏跡江湖可也而彼兩大臣不此之為

乃反即即肅命少無顧忌其為傷四維也不亦大乎
云云批幾年抄啓班首知爾淺深頗熟忽見今章可
謂突而弁予滿低藏頭說話若無訓詁家之箋釋則
何句何語之似此若彼予何以分曉兩大臣處義事
是豈如是下石之事乎辭疏承批即出肅命寓其悔
前尤之義處義盡善無欠何関於四維乎○領相洪
樂性左相俞彥錫右相蔡濟恭聯劄批近欲明諭者
揭示軌範於衆魏也如今日朝廷日宣十行明諭言
自言我自我而止矣猶且咨詢者意在殘前言也集
衆見也卿等之劄不及明諭之當否可謂都無事明

諭一款定以不為○大臣再劄請下明諭批對揚而
承佐則明諭雖不下朝衆可底鎮定苟或反是十諭
百諭不若不諭况李顛道疏語陰晦叵測今日人心
世道之至此果何故○三月傳曰體群臣列於九經
之一而以事闕不敢言仍不提說使位冢宰者進退
維谷者亦非為所重不敢言之本意年前重臣處分
即不知重臣錯認疏與書也迨始知其本情之無他
前席慰釋在重臣為己勘究竟法大抵趙德麟之疏
蕩非為德隣即為其子進道庚辰事也上而辨明伊
時事實下而昭暴重臣心迹一舉而兩適其當則重

臣何辭可引吏曹判書尹善東牌招○幸毓祥宮登
洗心臺教曰每歲此時必臨此臺非為逆勝此臺之
地即宣禧宮墻外故曾於景慕宮初建時之地開基
至於立礎予每於拜宮時輒不禁哽咽仍下御製詩
與序○因坡州故婢事以鄭妻之不知去處今幾十
年為教三司請對請還配批鄭妻宥還自有裁量體
先王鍾愛之念值沛澤旁流之年拔出棘籬任其所
之歲拾衣糧不向在處者欲使私恩公法並行不悖
歲月屢改人皆置之相忘之域而許久如是反涉苟
且故為一番明諭卿等始為覺知交口爭執是豈過

加摧折之事乎依啓○以鄭昌順竄配傳旨傳曰律
名之過重前已言之置之以金思穆瑞川府定配草
記命配忠州牧○華城儒生朴周陽等疏請於八達
山李阜遺址建院今該曹稟處○奉朝賀金鍾秀疏
略向未係綸之明諭一款大臣劄批有定以勿為之
教雖未知大聖人範圍之若何而萬一事有關於卞
白聖誣者則其於臣子痛骨之至情何哉反聽多日
尚未聞有大小齊聲力請之舉下懷愈久而愈鬱云
云○兵判沈煥之疏批今日之處鄭妻即孝庙所以
處世龍妻之故事也龍妻鄭妻處地恰似坐犯又同

嘗聞故老之傳龍妻自濟州謫所潛接於慶熙宮之
藩邊司朝房而勿使朝廷知之至今傳以為盛事其
時在朝廷者何許名願而無一言指摘抗言何也然
以古今習俗之有異不得不勉從群議至於不即自
現以未獲宥命於慈殿也蹤跡如浮雲子亦摠計衣
糧之支藩歲給而已在處去處未嘗一番提詰從何
間知○傳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渚花鋪錦汀柳吐
絮習戰於昆明講武於望遠此政此時日前點閱八
方船隻時留為三百數十餘艘足可用於火札隊伍
克詰之舉水陸無間而近日之專於陸而忽於水有

非並行之意明日臨挹清樓之控海門以試其坐作
進退之節五江船渡別將等各率管下軍兵公私船
隻會待於風月亭前洋事分付大臣玉堂劄請親臨
水操有違節宣亟寢成命批一日行氣效及數旬此
舉政為保蓄承旨李晚秀以群情之易致疑惑慶難命
適差○幸挹清樓下御製詩曰杏花春酒大江前南
出清樓意豁然笑着多少迷津客盡日徘徊水一邊
牙樯錦纜畫圖間箏鼓中流任往還蘇子千秋先獲
我相逢有味是偷閑日晚後命大臣入侍傳曰是歲
是慶慶與歲會恭陪八日之慈駕誕舉三嵩之盛禮

庸荅天眷賁飾邦宣饌既通於百僚頌花至及於三
軍酒闌洛南而群老醉矣米坻新豐而四民飽矣鵠
面鶉衣釜餽而濟飢龍舳鯨濤艤粟而救荒以至紅
帕千騎滿載青銅遂自三都爰暨八路則真所謂草木
鳥獸咸有以自樂而環海以東都在歡聲喜氣之中
矣獨奈沁謫彼何人斯竟未得叅一席而共一觴此
之杖鳩之村叟披鶴之坊伶反不若焉於予心寧不
缺然矣乎怒如矣乎於是鬱陶之思若醉若醒對食
而傳節者屢矣當寢而繞榻者數矣第有一番舉措
輒致一番風波際此曠前之良辰若如向來之景色

則亦非與衆同樂之本意語不云乎兵不厭詐權而
得中詐非王者之所言權或為聖人用焉予所願者
學聖人耳况有一年一度之約不於此時而將何踐
言哉迺於昨暮俾入城中經夜渠家朝日江樓始乃
握叙欣興悵並無以為緒然會五江之艤檝聚八營
之簫鼓內府伶饌掖垣供帳工歌妓舞後先互荅錦
葉倚餐左右交映以續前日之樂永今夕之歡而長
風波浪其歸如來缺然者充然怒如而躍如回想前
冬此地之逢塲其辛其甘果何如昔我往矣雨雪霏
霏楊柳依依今日之謂歟今則事既妥帖將為還宮

大臣以下之付處罷削作一歲課決是行不得之事况今年何年則雖與儻賤微不欲損其一毛且况禮遇之臣隣乎以是諸臣若例迺接而別設此會中外見此朝依者如有具眼想有以怒予心矣○前正言宋文述疏論鄭景淳洪良浩尹師國命還給刑判尹師國疏引傳曰近來朝體雖不成說彈一重臣以前啣上疏後弊當如何况其所言無一着落東伯五載出於牧教則此一欵亦入於構捏乎前正言宋文述削職○命放忠州牧屏裔罪人金思穆○也閣提學沈煥之疏略天之道誠而已今臣等仰我殿下即一

天耳豈料天之覆萬物不用其誠而別有一箇權字哉乃者挹清親闕之命初下播紳皆驚惶相語曰年前江樓之事得無復起乎臣獨以為聖人天也天豈欺人乎雖欲進先事之戒臆料天意非人臣道理也諸臣蓋以臣言為是矣及夫扈蹕到樓下已見簫鼓中流盃盤在船從降連續之教而遂呼承宣展而讀之始知殿下之待臣等不循王道之中正乃用霸畧之顛倒矣嗚呼聖人亦有此一舉之謬乎夫權者聖人所以處事之變而周公以誅隣蓋一行之極天理之公而為人倫之至也何嘗如殿下今日之為哉臣

等不忠無狀平日不能致誠於事殿下之際其敢望
殿下之待臣等全用一誠字乎此臣等之罪也伏惟
帝王之家法異於蒼閭之御士殿下何不念祖宗基
圖之至重至大遽馳輦路於逶迤崎嶇之中親御江
樓蹕以閱武集艫舳擺旗鼓使一國臣民震懼相傳
而駭惑不已也嗚呼世降俗渝朝之明識士無定論
凡係討逆先自恐懼疑惑一以搆搢排擊競為能事
而執此柄者仍為弄勢之資或稱聖意如是或稱朝
論如是以至諸臣章奏之間一語半句偶觸忌諱則
遂執以達邊擬之以極律却又拋置逆本只就支流

而斷斷此特簿細耳殿下至誠盡倫之盛德大業亦
為此輩之所瞞矣至以往歲今年之一度過舉亦敢
謂外飾也非實心也凡闕討逆邊事雖至犯分凌節
聖教似嚴而聖心必不厭焉舉殿下之所好惡反
其所令自播神閭巷以至草野黎何知殿下之至誠
苦心苦心耶此為聖誣中第一件而臣等必欲仰請
降以明諭者此也夫亂賊者天下之所共討也一人
倡聲萬口和之不待爵賞而相趨雖有威罰而莫過
是豈非秉彘之出於天者乎今以人臣不敢聞之教
懸法於朝著遂威之以鉄鉞恟之以嶺南咸使逆臣

心知其不然而口則然此豈聖人御世導俗之義哉
云云批卿劄之締思構神在於江行及降明諭收禁
条數条事末乃以矯俗卞誣為一篇之關鍵收禁非
可論明諭不欲為江閣親閱中流盃盤歸之於權不
得中卿言通矣蓋取於地中之水天上之雲自以為
內聖外王權而合經事如日月星辰高照耀道是皇
王帝霸大鋪叙非予自聖所仰述者即我家法也昔
在世宗祖講武東郊起讓寧之謫而設宴慰之宴罷
還其謫而回鑿外此望遠喜雨亭之水操具載國乘
誠如卿言亦敢竊議於聖人之舉措也哉卿言人所

難言悃幅自露也故宣濕批卿外更有撥拾釘釘之
徒者象魏在彼○傳曰有國重事莫過於刑政而近
日鄭妻事名雖還配實則出場無期外而形迹之不
誠無實所闕非細然當者何從而自現還恐國體屑
越慶回思量有此下教若或爭難則其時直為放還
京中今方遣內侍傳于鄭妻所在處以為還發坡州
則減一等更以任便居住之典改之今則公法伸而
私恩行矣大臣請對不許○四月傳曰設閣以後選
講製旬題月講蓋出作成之苦心而又今十五年之
間非無鼓吹之音眉目之作寧不免為藻績之流所

謂差強之癸卯選倅處太倅殿不掩瑜反或讓頭於
辛丑選之多質餘皆兩選之藩籬墻堵耳何幸今選
傑然為人物之冀北崔光泰之每文通長申鳳朝之
得意詞賦金熙周之分日三策如許實才並奏一選
自掄選後所罕見昨日親試三題其難難於鑿龍門
表居首崔光泰賦居首申鳳朝策居首金熙周可謂
不負所知也五十韻排律八聲硬韻之居首嚴春己
有變夏之效此誠里仁為美入蘭同臭其在為矯文
弊之道豈忽激勸抄啓文臣崔光泰特令帶三字啣
仍付僕正見窠中鳳朝金熙周朱書百選賜給嚴春射

製俱魁內下紙二卷賜給才之能否不係於京鄉冷
煖應製每榜居魁金處岩東堂策文壯元李英發講
製文臣加抄鍾鼎之家有此該洽之士年雖少樣不
入浴中澹可喜新及弟洪蕡周亦為加抄○湖西儒
生閔焯洙等疏請故相鄭澥追配忠州樓書院令該曹
稟處覆啓特施命追配日致祭○傳曰儒生應製諸
券無非珠玉其中生負金履永之賦作爾雅鏗鏘近
來初有御書上之下等其作成之方何循常規特令
直赴殿試○司直洪櫜疏略臣向叨司寇之長自速
方命乍配旋宥此際臺臣以千萬意慮所不到之說橫

加聲罪遣辭周測噫臣家不幸與奸賊為戚屬自其
童稚之時顏面頗熟及夫驕貴之後影響益踈邇來
數十年之間不過慶吊之一往一來而已前後藩邑
時不過數次鞭靴之饋而已則臺言之措捏臣誠莫
測其所以然云云例批○命築靈槐台在溫泉行宮
北牆西英廟庚辰七月二十五日莊獻世子駕幸溫
宮設帷親射教曰此地不可無識命守臣採稚槐三
株種之于今三十六年根盤幹蕃有蔭滿庭至是遂
以築臺事聞令道臣暨碑其傍御製銘于其陰○司
直鄭昌順疏略臣與賦浚不幸家居累世隣比自其

父祖亦嘗親熟渠以里中之子有時來訪識面於未
通籍之前及廁近班自托國邊曾是世族人多親知
臣所知之亦與人同而臣之知渠只是里巷之少年
渠之論臣每稱古詩之無用其所親踈即此可知云
云例批○目御史李羲甲書啓傳曰吏文關係於公
私文書無異於徑傳之謔讀大抵吏文昉於弘儒使
薛聰伊浚勛定作為不易之典則如是魯莽豈成說
乎吏文一丹具意釋印出分給京各司聽訟衙門回
此又有提飭者事大之吏文不但用槐院叅下之九
處講六臘駐坐之政府講而已臨殿試題頭辭結語

渠各誦書而文臣之新出身者三十以前應付漢學殿講其外並付吏文製述十數年來全然拋置此後申明舊典○五月咸興永興本宮禮成試取儒武賜第有次印行豐沛寶典錄○司直李相橫疏畧臣於月前隨纂輯諸臣適入堂后曰儀軌考出偶閱記注一卷有承旨蔡弘遠昨冬登筵時說話弘遠以臣戊申夏未徹之疏素避臣不與相見伊日奏對挽及此事而尾又結曰某亦以非其本情乞於臣云云臣誠慙悅却願莫知所以也人臣事君以直為主左右牽掣不得自由始既彈人旋又求解則其人願何如人也

且彈人之父而求解於其子則其子將安而受之乎弘遠亦清朝之士夫臣不敢待之如此其薄也云云批爾之滾到直由先蔭大臣之向爾家如視己家亦出於念爾先故則爾之前未徹之疏必是隨僚聯叅豈有直箇禍心此所以蔡弘遠之詳陳於筵席提問之下也爾忽拈出記注句語若將與之較忤者然誠萬萬駭然爾雖不惜爾身何忽記簪之私○傳曰每於省園之路還到彌勒峴停轡遠瞻久而不能發自不覺下騎彷徨今行見峴上環席地而臺者命名曰遲遲此後幸行路程添入遲遲臺三字○校理全

銑疏畧噫懲討不行而奸徒生心無所顧忌甚至鄭
昌順之疏出而世寢極矣彼昌順始也附麗於厚謙
終焉締結於偉簡晚托東浚把作奇貨白首狎昵曲
意承奉浚家之珍禽奇貨罔非昌順之納媚于女王
帛半是昌順之效勞也遂至招權賣勢自作窩主臺
言之斥猶涉寬假渠乃外托自鳴均售陰護敢以國
邊之訖屬於東浚黨伐之目歸於臺論隱然為東浚
立幟欲疑亂因是之計此而不嚴示隄防為賊石裡
角勝公議之徒其將接踵而起臣謂昌順屏高之典
不容少緩也忠監曹允大陰附妖賊暗濟已私曩者

都憲一疏全沒沫血斷腕之義欲為遮面塞責之計
雖以居官事言之曾補西邑鄙諺載路後解沁彼貪
聲未艾不宜復昇藩臬亦施謹劑云云批鄭昌順事
其疏之獵獵有銛鋒重臣口業本來則然反以此構
勒驅之於右袒角勝之科言雖容易受者必究况已
未間即除承宣則附麗之斥太不觀着曹允大大事
任體重豈可以風聞論勘乎萬萬駭然○忠清兵使
徐昂修移授全監○掌令張錫胤疏論鄭景淳鄭昌
順事請收金銑罷職之命命錫胤給暇三年於江外
每并突誦一徑後哉伯狀聞分棟前以未釋褐例舉

行○次對上曰金銑疏鄭昌順事附麗厚謙偉簡云者尤不近似以重臣謂攻偉簡則可矣謂附麗則太不可况其承旨特拜在譙黨屏出之時且以國邊一言執為罪案亦不成說向來國榮事後一隊名流孰不曰初則認為國邊云乎鄭景溥事豈可以難明之事勒加於人乎予於其人認以自甲之翹楚忽地目為窩窟明知事件然後可以究覈矣左相俞彥鎬曰阻塘輦路一語似有所指矣上曰此必宋文述未徹疏而指果川輦路事也當初輦路出於鄭山來龍鄭氏不但奕世公卿其家祖先多有列朝禮遇之大臣

予亦心以為未安其後問於本家中年高行尊者則景溥以為中間大路便於幸行云遂以此路為定年前輦路之當初由此路出於景溥之論則豈有後反阻塘之理乎事實全相反矣○判義禁鄭昌順特補京畿水使○送宣傳官奪沁留符仍傳曰池荷爛開霽後暑退政合暢叙當詣此宮夢踏亭徑宿以寫鬱陶之懷以此分付諸臣隨至作門外請對並不徇○前樞管金漢老奉慈教呈疏奉朝賀金鍾秀縣道陳章批招來之歲一為課何必一為而已乎再為三為可十為百亦可為而復為眼慣耳軟則其徃其來

無甚關係矣○大成李晚秀疏略臣以密通之踪出入前席竊覲殿下語及此事戚戚之色諄諄之誨豚魚可感而江樓再御山營徃宿亦聖人之過也然聖人之過以其過而能更苟日月之不更烏在其在大明中天乎云云批知卿忠厚不負所知文不雕琢詞足感人○諸大臣自江外陳劄各尋鄉路命承旨分徃使之偕來仍傳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止云爾何嘗曰去去雖當於義古之人於周不可去之魯於魯不可去之齊宋晉楚今也不然馬島以北鴨江以東八域一統去將何之悻悻鄙聖所不屑不屑漢

儒以為耻六轡在手一時尋鄉未知古亦有是左議政俞彥錫領敦寧金履素領府事金憲判府事李秉模並罷職徃不宿糧皆違違之意兩元老老成之智有足感歎而責難所以責備領議政洪樂性右議政蔡濟恭免相尋命並分揀金憲仍留連山○七月內閣直提學李晚秀疏批豈職弓裘所感悃悃古人詩所謂相門連戶牖御揆嗣弓裘又悃悃見無華語論出稜角者於卿近之○命國子銓任無得並通雖有出眾拔類之人若非大臣銓官相議別薦切勿舉論事定哉○司直朴長高疏略徐有防之於浚賊爵位

之尊何渠不若寵遇之隆何渠可羨而乃敢甘心黨
附聲勢相藉牢籠捫問迷眩朝廷爛熳和應欺瞞世
人不知為義理之為何物而駸駸入於汨董洩忍之
境及夫乾道孔昭奸賊斯得渠固當先人嚴討而反
有周遮之意終始含默不發一言按荏藩屏晏然自
如究厥情迹不可一時薄譴而止又論李家煥倡起
邪學自作教主縱其痴甥貿來幾卷之妖書誘致富
人騙得許多之財貨廣張其術賊人之子斬人之祀
者指不勝樓云云傳曰國綱雖曰不能振勵朝著雖
曰不能整頓渠安敢為說若是為先刊名放之田間

畿伯赤腔惟予燭之何物喜事者教渠為此此豈足
為畿伯敲撼之計乎工判所遭亦出於乘機投石洪
樂安之尚未蒙扶正之獎者竊惡其心跡渠說亦何
異是然與不默之墨埃差殊則未可為白地搆誣此
所以取譬於自谷而喬化腐為新俾開自新之路仍
斥情外之說於李東稷疏批者也工判之懲於攻異
之論近所目覩於違席者人之為言付之滄浪更下
人十已百之工則於重臣何有○大憲權裕疏言月
前捕將之打殺池璜尹守一崔仁吉三漢聞是邪學
之徒雖云大臣違奏指揮捕將而然此非尋常之慶

固當究覈情節明正典刑而半夜之中急急收殺有
若掩口滅迹者云云○左相蔡濟恭疏略都憲疏大
臣違奏即指臣也所謂三漢不但為邪學假稱華人
誣惑遇岷故臣果警峻違席使捕廳嚴覈宣料其喜
死畏生契杖如飴無一言并命哉以其徑斃為絕憤
臣心未嘗不如都憲所請糾察斷不可已然當此人
心不淑之時鄉黨之間暗結冤怨者安知不以甲指
乙而為暗擠之計末梢弊端亦宜嚴飭批都憲疏語
帶得情外然邪學誣誤之弊其流將歸於為賊為盜
必待大行掃蕩然後可能知戢御於年前著書而斥

之今又造稟而誅之比於洪水猛獸期於廓清而後
已予以此為期御亦以此應之○工判李家駿疏略
朴長高疏造意潛毒遣辭危怖彼所謂洋學者弟狄
之法耳無父無君惑世誣民廢先王祭祀之禮甘士
師金木之誅誠斯文之亂賊國家之慘民言之醜汗
卞之疲惱而其所謂從甥購書渠之辛亥供辭已蒙
昭晰在渠尚已清脫於臣况可貽累誘會富人宜有
名姓賊人斬祀果指誰某其有證耶則何不露出明
言蒙氣之說出於晉著作即束皙歷代因之其言自
是曆象之法而無與邪學况古人之所已言乎主試

發策之說臣於其於不過忝試何得發策取魁之法
衆論歸一然後始乃掄定以此執言不亦踈乎云云
批前此批教剖柝備盡○傳日近以重臣事當暑酬
應不知其德者豈特為重臣地也刑政所關不欲置
人於心迹未暴之中微官尚然况重臣乎往在己庚
兩年間朝著殆空并與故徐領府事今金奉朝賀俱
不在朝推金鄭相相以大家在相任以予平蕩之苦
心切戒偏重之流弊以重臣家之無累於其時頻置
近密如是之際典簪筆者面熟豈足為非况於積畏
約之餘不敢露圭角筵席從容之際亦未嘗無導達

極救雖謂之無媿於伯仁之不諉未必為過彼見其
跡而不知其心者之多少雖黃其豈然也哉且况追
逐之斥宜付一晒摺摺多端備經苦惱追逐者固如是
乎世自有公眼何待自鳴日前赤腔予燭之喻豈比
萬番薰沐者乎刑判徐有防特補京監司○修拱崔
顯重疏略聖人之學不明異端之說橫流所謂西洋
之學直一妖魔也邪恠也其言曰我奉天也敬天也
噫天只是一箇實理而已存乎人則所賦之性即天
也在乎事則當行之則亦天也循熙敬止文王之自
求多福而乃所以敬天也懋敬厥德成湯之克配上

帝而乃所以奉天也。從古聖賢何嘗不奉天敬天而
安有形狀而模之祈禱而邀之如洋人之為哉。又况
先王制禮葬而慎終祭而報本所以廣其孝也。人之
所貴乎有子孫者以其得免簞裡之掩若教之饒也
今乃葬而如棄祭不屑為皂隸傭丐馬醫夏畦之鬼
皆受子孫之享而獨珍厥祀噫彼亦有劬勞之恩於
其父母者乎。以此數倫滅理之心術行跡昏夜嘯聚
寔繁其徒始也為妖為盜終焉為逆為賊將何所不
為也。况以死為榮法無所施則此與國家力抗者也
家而無父無母國而無君無上此學不滅必溺天下

於妖魅邪恠之域將見人之類漸盡而泯滅此正仁
人君子所宜如救焚拯溺之不容少緩也。洪惟我朝以禮
義立國忠孝為治逮我殿下以天縱之聖懋日新之
工聖學高明卓越百王心法動合典謨絲綸如誦程
朱傳尼不許入城巫覡並皆逐鄉此莫非崇儒重道
之盛德而惟此一種邪說乃敢肆然而梗化何也。臣
嘗溯源深究只是好新務奇四字為之祟耳。蓋聖人
之學如菽粟布帛不見其新奇故或謂之支離或謂
之陳腐於是好奇務新之心勝而別立門戶之計作
自朱夫子時已有陸學之倡江西一派終不得泛濫

於天下者朱夫子之力也其後王守仁祖述陸學與
程敏道輩相為表裏幾乎亂天下我東先正臣文純
公李滉嘗於心經篇末附論痛卞東國之不為陽明學
所誣誤者文純公之力也其後有清人毛奇齡聘其
悖舌詆斥朱子一脈正學幾乎蕩然聖道則日遠日
湮邪說則愈出愈新到今陸學陽明學之類猶屬陳
腐不足為新且奇也則此西洋學之所以能易八而
易惑也今殿下以周孔之學在君師之位如欲使一
世之人皆志於正學則是不過殿下舉措一轉移
事耳臣竊伏觀殿下臨御以來一念民國觀察庶務

此實古聖王克勤之念不顯之工而朝廷之上虛
偽成風工謀身家在國事則惟以玩愒為高致閭巷
之間遊衣遊食無所務式訛言一出轉相奔馳舉一
世便作虛泡樣子如是而人心安得不訛誤邪說安
得不煽熾耶鄒聖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上之好
學莫如殿下而民不後志上下好惡之若是相反者
何也是在殿下反諸躬求諸心而已大學明德之效
必先於新民而殿下之民可謂新乎此則殿下之學
未至於明德也一日克復已有天下歸仁之理而殿
下之國可謂歸仁乎此則殿下之學未至於克復也

文章在下之事而殿下之文章地負海涵人莫闕其
闡奧則殿下之學已不免於文勝也正心所以正朝
廷正萬民而私意為間或多辭教之過中則殿下之
學猶欠於涵養也故為講製將以貞飾皇猷而不文
過浮夸則殿下右文之治其果有實效乎士趨則未
免浮華儒教則弁髦徑義則殿下作人之化其果有
成就乎熙市購書之禁訛不欽仰而酉房充棟之儲
安知無奇文之並蓄乎前大書之令甲何如而猶復
傳習則殿下之法紀可謂立乎凡此數者之病終是
殿下之心未能純一於聖益聖而猶有所間斷也傳

曰君心萬化之源殿下誠以實心勸學導之率之俾
一世之人真知聖心之實在於興學如是而民之待
文王不興者臣未之信也目今山林之下如古之真
儒雖不可得十室忠信亦豈無人實心招徠知所趨
向則為實政而可見其實效也然而周家之三物亦
有八刑之法今日之刑政未知得乎失乎况開闢以
來所未有至妖至邪之學亦可以不治治之耶今雖
稍似屏息彼亦知朝象之意難於殄滅而姑息雍容
則潛伏幽暗種下生種畢竟風吹草動安知不為美
胡之淵藪乎伏願陛下自今益加聖學終始念茲克盡

一變至道之方先從務新好奇之病痛革其習自明
末清初曲士所著及小說稗記一切點出只以古今
聖賢文字使之專意講習而亦宜懸法象魏洞諭八
方嚴加禁察期於廓清云云批近於言事論思之列
徒見搏擊之習未聞顧忠之人間有求言風波隨其
後因噎廢食失於矯枉却顧鄭重不知何者為眼底
方便之策際見爾萬言之章起結於異端之毒正亂
常而說斃抹獎求諸君心惓惓以清化源之功抗辭
責亂可謂節節藥石勝似一帖清涼散曷不樂而受
言歸之肺腑之用外此雜書之弊尤屬切中勿觀雜

書恐分精力朱夫子之言也矧伊奇詭詖邪之書正
合為灰為燼內府之藏凡以裨官小說為名者祛乎
丌架之間已為數十年通列之人莫不聞覩但搜括
私藏秉畀炎火恐或徒擾而令不立矣爾又以招徠
林下之士為言言愈着症當留意大抵求言將以納
言納言將以用言用言之後宜加褒賞故曰明主賞
諫予雖否德所期污不在昏特擢爾司諫院大司諫
以示翕受之意○傳曰賞罰為有國聳入勵人之端
有賞無罰何異於舉直而不錯枉乎中西洋書之出來
已為數百年史庫玉堂之舊藏亦皆有之年前特命

收聚出置可知購來之非今斯今故相文集亦有與
洋人蘇霖戴求見其法書其言以為對越復性初似
與吾儒無異不可與黃老之清淨瞿曇之寂滅同論
然彷彿年利之生反取報應之論以此易天下則難
矣云故相之論可謂詳卞其裡面而亦或純然攻斥
者有之故故察訪李淑詩有曰夷人傳異學恐為道
德寇大抵近日以前博雅之士未嘗不立言評隲而
其後其峻無足有無於其時今也正學不明故其為
弊害甚於洪水猛獸為今之道莫過於益明正學且
就世人另行彰瘴之政然後庶可責其功刑戮之於

化俗末也况厥學乎昨既擢用崔猷重以扶正斥邪
之後年前購來之李承薰無論有情無情其可不損
一毛敢使偃息在家乎不即處分亦非人其人之義
前縣監李承薰投之禮山縣外此下里編戶設有可
賞可罰之類此即有司存廟堂提飭○傳曰清蒙云
云晉人之說姑舍是問曆對曆宜言時用最是執策
中取四行云云之券者今日取見逐句者詳如言者
云云處初無疑似彷彿者始言五行次言金木二行
次言水火土三行次言土寄四行又以五行申結之
並與二行三行而行若謂妄發則猶之或可且古有一

行之為人名者其在唐車書未通之前能正大衍曆八百歲差一日之謬然則一行之名字其可歸之於邪學而一行曆法亦可悌之於西法乎此一歎尤可謂極孟浪有識之士自可立卞前工判之疏辭殆涉漫漶自悌遂非是豈曰有曰無暴衷意之義乎該洽過則流而為駁雜其弊必然訟前尤起新悟上以務盡孚感之方下以務盡傾信之道即當然底事而其疏果如此乎且况筵席一奏甚於質言則忽於文字乃反護忌即此一事極為駁然司直李家燧丞施不叙其言語文字之所以不同問啓○李家燧問啓

臣於平日粗有觀書之癖乃於年前聞有未見之書自燕出來果為借來耽看及其涉獵漸見其荒誕不經而猶以為老佛之緒餘也至絕仕宦廢祭祀悖倫亂常之說大加駭痛誓欲滅而絕之至若疏本不以此語鋪舒者曾已悉暴於筵奏雖不申言庶可洞燭且此是藤甫卞謗之書有異韓愈原道之作當此指無為有吹毛覓癩之日若以觀其書為一罪業則無以自解遂不免漫漶為說云云○傳曰人誰無過改之為貴設有一二編簡之涉眼者特緣於務奇况既悟而力斥之可謂橫渠之徒也坐於酸醎之不適為

惡之者乘機投石而任他成棄亦非心乎本虛應物
無適之道既知其本情矣前判書李家煥叙用○傳
曰物舊猶稱為神事滯能無齷齪乎未決之案即丁
若鑄事也渠若目無見非聖之書耳不聞悖徑之說
則無罪渠兄何登公車渠欲為文章則六經兩漢自
有好田地何必務奇求新至於狼貝身名而後已者
抑何嗜慾乎莫云踪跡之別無從見得此渠楚即渠
斷案設已向善盡令向善在渠無非玉成前承旨丁
若鏞金并察訪除授何顏辭朝當刻內登程俾國生
踰江漢之方○傳曰見其弟思其兄此人之曾逢資

益甚多其所期待者不淺而尚今沉屈於蔭路可惜
前判官韓用和內職三品擬八○八月刑叅趙鎮寬
上疏乞退命八侍慰諭後還給○大憲李義弼疏本原
味傳曰風憲之長為任顧何如而乃敢為此偏黨之
之習豈不駭然之甚乎偏黨猶屬餘事搆罪言者尤
為驚心斥邪固好扶私則悖於正數人者設令曾有
罪犯改過之後便為完人豈可以未露之蹤跡追理
於水流雲空之後乎至於崔猷重律名亦萬萬駭惡
我國以禮義之邦近有此無於古之異端則是誠教
不明化不敷之致予在君師之位不能先事董正猷

重不言野史書之國史記之謂今日何如時乎予豈
可辭其責難之說乎又或獻重真有譏諷之心可怒
在彼於我何有今乃以叵測之目凶慘之斥依然又
出一箇柳星漢自此言事之章一涉碍眼則着之以
禍帽擠之於危窵此路一開其為凜然甚於書西洋
說之乍起旋息大司憲李義弼為先適差火其書於
院庭投其人於有北以寓惡惡而能去之義○大諫
崔獻重疏略李義弼之疏雖未知聲罪擬律之如何
而譏諷二字似是肯綮意邪術日熾正學寢微臣忝
在論思之地安敢開異之義欲採邪術則不得不闡

明正學欲明正學則不得不仰勉君德雖衮躬之可
言而設為闕失結之以導率者蓋策辭之例套陳勉
之常法而所被恩數若是曠絕今以所論之陳腐恩
典之過中論列駁正則此實朝廷美事而反謂語犯
譏諷加以凶悖叵測之目誠非意慮所到云云批
投李義弼於有北豈或為爾地者一則矯習正俗一
則祛黨息諛設令爾懷無狀之心試不測誅名曰曰
言疏而直救君德指陳時政云爾則且置之况爾之
疏辭何有於譏諷乎古者設誹謗之木士誹之庶人
謗之而除非出厲不使備巫監之爾或真箇譏諷譏

方誹諷比謗淺深輕重不翅尋丈古有立法求之今
請拿鞠而正刑義弼以名家子為此無務蕙識之言
所可懼者人心之陷溺如彼大抵君人者司命而造
命泛應曲當於予奪幹旋之際道之所存師亦在焉
風行草偃其國庶幾何物所謂洋學南不入濮鈞北
不入無埭東出鴨江之西流播二百年東閣其書不
先不後熾行於近日其機凜然浮於羸豕綏之於斯
文之一大劫運而不以回挽之功反以斬之衮躬方
寸之地是誠吾君不能謂之賊也爾是責亂於予者
爾果聖人所謂賊乎恭乎然則恭者當正刑乎賊者

當拿鞠乎此箇義理較如晝夜惟此申之正在為萬
世深長之循○府啓字今李朴長嵩賦性陰險行已
貪鄙其為順興也辦米數百石使嶺底民擔負踰嶺
運載於丹陽江船背肩流血至有痛哭者其貪殘行
惡於此可知以向來亂言之重臣徐有防為國之誠
心孰不欽服而忽以慘目加之渠以何心腸必欲擠
陷此為國之一重臣乎誣人之罪自有重律請拿問
批貪婪之狀以目見為證依施○次對上以崔猷重
事詢問左相俞彥錫斥獻重玉堂金履喬從言獻重
之游辭挾雜藉重掉腕之罪請收李義弼投北之命

不允○京監徐有防以李鎮宅啓語簸王譏嘲引義
命嚴飭視務○傳曰予嘗以為軍營無百年之制國
可富而兵可精民可支而財可足古者軍無常隸之
營營無恒定之制有事則牙璋發六師事已則士卒
樂耕稼如是也故芻輓不勞壁壘增彩國初兵制亦
然三府為二師二師為五衛衛有五部部有四統而
宰驅十人為總管都副分釐之歲周則適如河敬復
黃蘗崔潤德魚有治諸人受朕啓行遠出沙漠駕瀚
海銘巖然而功在盟府名留簡編者何嘗彷彿於近
日五營之為哉此所以初元朝泰問汰冗足食之策

而首及於五營括出守摠兩營者也摠營緊務重於
訓御不湏說苟欲先嘗而少試之孰先於守禦之為
營乎自今罷守禦廳大抵使名之半內半外營府之
不出不入多由朝論之彼此甲乙後敢有發言於刻
印句石在王府仍命廣州依前留守例出鎮○內閣
提學沈煥之劄言噫彼邪學亦夷狄之一法耳慢天
棄倫不近人道無足惑人者彼如禽獸之蠢蠢自尊
其書自行其法何與乎隔重譯數萬里禮義之邦而
遠講其書崇信其法者孰主張是也彼崔獻重欲攻
邪學當先討其崇邪惑民以亂世道者而乃以殿下

明德新民之功有所未至而致此邪學之肆行隱然
歸咎於聖躬至於倡之者從之者初不論及其技足
護黨之詎昭不可掩李義弼身居憲地眼見此輩之
瞞弄君父抗疏而擊之即效鷹鷂之為也遣辭勘律
雖甚過當亦不足為罪夫擢獻重而賞其有言固即
殿下來諫之盛德而斥義弼而罪其為言不幾近於
閉言路而拒千里之人哉云云批善乎程伯子之言
曰將第一等義理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義理便是
自棄云爾○九月因玉堂朴吉源疏收議大臣後都
憲前望勿施自今振例重通以有履歷重名義之人

擇差○合六慶庭試取李御尹等二十四人削科人
尹命烈許付○傳曰昨日都憲望以總帥通擬而將
任之無兼兩司長既有爾廟朝故相臣尹趾完除拜
時處分其後仍作銓家之故常總帥將任行公間勿
擬○印行李忠武公全書○承旨李勉兢疏言因院
隸之推背備吏大臣有因隸決答之事伊日事因傳
教分付之遲滯則事端出於臣而使傳命院隸橫受
其罰乃於傳刑弛禁之日獨見其難泣宛轉之狀云
云批爾必有所失大臣囚隸何敢張皇引義乎○右
相俞彥錫劄言李勉兢疏反言噴薄其中傳刑一段

語極為巧僭請罷職命施不叙○十月闕西幼學楊澤九疏請追崇箕子墓曰陵置守官立齋室批院與墓之仍舊稱於義無悖○承旨李勉疏卞左相劄巧僭之語至謂得罪巨室云云○大諫韓用龜疏陳六條俗弊其一義理之不明而人紀不立也其二言路之不張而朝綱不振也其三訛俗之不靖而民志不壹也其四邪術之不閉而禍源不息也其五爵賞之不慎而位著不肅也其六士趨之不端而風教不行也且言李邦一之向日蓬席舉措萬萬無嚴雖謂之犯分凌節可也宜施竈配批爾疏千萬語在於求

言之日納納之誠殊甚可尚分曉處當反躬不分曉處亦宜必示訑訑乎末端事不允○命權載大初仕調用以故宮臣正恠孫也○正言李安默疏首言辛壬誣案馳遣一价追卞鳳輝陳奏之文次言京外民戶各行既法糾察邪學之類皆徧於官寺奴婢籍其財產未言李義弼以斥邪進言獲罪宜即宥還向來撲殺三漢之捕將嚴覈施律李汝節之濫殺人命亦宜究治且言臣於向日府啓竊有為世道憂歎者憶忠之一字自古難得如宋之韓范馬呂之外未易見許彼徐有防者有何誠忠事業可比於古之碩輔而

得此名也迹其平生只是奸險狎邪底小人以其伎
倆則諂附權奸以其心術則媚嫉善類又能便佞善
事巧作婦寺之態前席趨走承奉極蕪其於家間交
勉之際恒言必曰君前須作死樣現噫即此一言可想
其吐露真態而及其出而肆志則又何其無忌憚也
表裡奸賊恣弄威福車馬閭闔之爭歸林甫之門貨
賂幅湊坐輸元載之藏以至四方獄訟咸取其裁決
八方差除皆出其指揮專利私室害貽國家似此元
惡巨奸雖古惠卿似道無以過之願何嘗一毫近似
於國耳公耳之好題目耶臣謂前持平李鎮宅施以

改正仍施投鼠若夫有防之兄有隣真所謂是弟是
兄亦以釁累之蹤厚被拂拭之恩乃反憑藉罷靈恣
行臆臆主權柄則縱不令之弟承望奸賊固權勢則
聚無耻之徒私結淫明仇視士類背馳義理附異真
之論而甘作佞鬼約同心之友而迭投章疏放倒身
名從他笑詈噫嘻彼亦豈不知名教樂地而勢利所
趨不憚千億化身者真所謂不知羞耻事也至於畏
人議已杜塞言路十數年來朝廷之上絕無官師之
箴遂使氣節消沮風俗日變日趨澆忍莫可收拾此
又極罪其餘受賂周利之醜逞憾擠人之習便作家

法難為兄弟悅人釣取市井之憐故愚氓賤夫
或隨其術乃其大奸之似忠又不翅其弟之比其病
國誤俗妬賢嗜利之狀實小人之雄世道之賊若終
始信使不早斥退則此其勢豈特權傾人主而已哉
云云批首陳事年前考出奏咨人皆曉然知之今何
必更有云云其外數仲亦豈待爾言而知之李鎮宅
事可謂意東指西撓論畿伯之不足並論乃兄嶮巖
殘刻而爾舌如銛仁人君子之而不欲掛眼者况畿
伯兄弟之為世積忤自歸寡助勢所使而時則然患
亂稍真便下拳踢使不得復起為人抑亦忍之甚矣

目下斷斷苦心惟在障波而息闌以期朝象之和恭
爾是何人敢挾宿嫌私憾乘機投石備極其巧巧言
聖人之所遠之者求言自求言苦心自苦心刊爾臺
職擯之田野以示如是為陶鑄之大闕捩○掌樂正
趙鎮井疏略噫為浚賊窩窟表裡和應矯誣聖德而
尚在御月之斑者徐有隣徐有防是也惟殿下聖德
神承惟孝惟友十數年綸音批教義理明白辭旨懇
惻凡有彞性孰不欽仰而彼隣防輩肆口興吡眩亂
群聽使我聖德不欲煨然燦然於天下耳目者抑何
心腸至若殿下移蹕之舉雖出友于之至情實係宗

社之安危則但當務竭誠悃冀回天聽而有隣輩倡
為叵測之說以外飾譏之臆決倡聲衆口和附愚昧
蚩蠢亦不無訛誤於是乎渠輩之罪即與浚則一而
二二而一也且况有隣以乙丙漏網之衆備荷拂拭
所以革心圖報者宜倍他人而締結匪類自以為殺
活惟口與奪在手奸如有防受其指導豈如東浚被
其籠絡由是而勢強威立則平日蠅營狗苟之徒只
知有隣防不知有殺下庫忤君上不欲見惡於隣防
積威所驅知愚俱化大勢所壓強軟皆銷自浚賊之
徑覽渠輩直職畢露無餘而終無一人聲討朴長高

之最後一疏僅發其端惟願殿下深慮決斷徐有隣徐
有防並令屏裔傳曰全篇荒謬駭笑莫甚叫嚷之際
聞亦有涉禁字特從不治治之義掌樂正趙鎮井汰
去俾勿與於法從之列以清官方○右相蔡濟恭劄
畧曰昨亞銓受判堂薦望於首揆而來示臣臣謂曰
徐浩修數年以來名不入政眼冢宰何等重任而忽
地重通吾只見其當拔而未見其可入也亞銓曰然
則當告之首揆仍即辭去日過午始使曹吏來言曰
首揆以為此非今番重通而促教屢下才已正書入
啓云中書故規首揆雖主薦僚相曰不可則往復故

一之前不得惟意完薦今者議薦臣既有云云則銓
堂當復以此來言待其停當而今乃不然臣於廟謨
不欲與知而事有關於平日秉執不得闔眼因舌當
該銓堂黃昇源譴罷浩修冢宰之望亟宜刊拔以嚴
義理云云批三相之中既有甲乙之論則徑入望簡
亞銓事大做錯依施拔望事予則以為不然大凡義理
無層節惟有如是與如彼而已齋居之夕投涕宣倫闡
明翕受之大度揄揚翼然之懿範徐浩修依舊是學
儒疏未徹前人也苟有層節之可言丙申初豈不闕
於浩修之父也哉不允○諸宣禧宮歷臨別營倉

第一樓諸臣請對不許台見祠後還宮○以忠州幼
學許瀆上言判此大臣事嘗有所深量者庚申事實
昭載公私文蹟其中心可怒而跡不犯者一日違奏
二曰囚供然黨禍痼而人無定見百有餘年之間事
關故相置之勿論苟使故相懷二心而有二跡則如
故大憲李翊相故大諫金萬重何以將順於減律之
際乎恐傷則哲之教聖有可以仰認者况今年即我
聖祖初元之拜周甲也伊時為院相者於今年得蒙
沛典此亦仰體中一事故頌相許積雪其齋寃宥其
削職○政院啓許積排布體府交結楨柁請寢雪寃

之命批當時體府之權都在副體察使事務軍政專
屬副使副使卽清城也以體府之設為言則主管之
副使當之乎力辭不受印之都相當之乎况都相而
管特廿箇軍官廿名旗卒而已卿等之昧於典故何
若是甚乎古之宰相能識他國年號今之士大夫不
知百年黨戰寒心可悶可悶楨榘交結之曖昧
觀於獨對時保護聖躬防察近宗之密奏可知矣如
許大處分豈無積費商量而卿等眼中腔裡只知色
目二字無論可否惟以防遮為事其可免大方之笑
乎卿等若不知事實案頭有可考之書欲見之乎不

允○擊錚罪人春川南鍾洪辭判渠父南玉事常所
矜念者依願施行尚州李之權供辭判故相設有違
奏之事事闕已已義理關係至重勿施安東金始余
洪辭判渠祖聖鐸自鐸褐之前屢被先朝之獎許一
命筮仕待以隱逸及其登筵特除百里乃於乙卯慶
科賜第之初擢除玉堂而朝廷之士別無爭執之論
後因辭職之章有一承宣忽地論啓轉成葛藤竟被
昭晰之恩罪則咸宥名在歲抄逢今年念科名其所
濶狹豈待渠籲故田人故校理金聖鐸罪名分棟○
大臣劄請寢許積雪寃之命不允○校理金羲溥疏

畧十數年來世道人心日就陷溺風俗詿誤盤結猶
前薰染已痼公議未張物情積沸何幸李安默之疏
出笑臣雖未詳其原本而如徐有隣兄弟之莫敢誰
何者安默始能言之使負國忘君背義嗜利之類從
此知戢此誠世道夢覺之一大關頭也噫其祛黨作
邪之功可獎不可罪疏既中復仍又斥逐使朝陽一
鳴之士迸出徂徨於郊垌之外宜亟寢處分頒示原
疏使一世瞭然知公議之莫掩此下二之難容云云
批李安默處分還收事若見朝臣似此情跡不覺眼
火焯如電光甫之致此多賴重臣徐有隣兄弟之汲

引不然則以今習俗之耽於枳人如甬者能平步滾
到乎此所以以甬之不必加意獎拔春間筵席與二
提學有酬酢者甬其痛改前非無為清朝之棄物此批

命勿須意太切

○右相蔡濟恭劄略許積之罪死一

則由於體府之設也一則由於賊子之徇繆達宗也
臣聞之當其時文正公許穆以其孽子堅罪惡滔天
當許積之面嚴辭直討而身為當國大臣不能斷以
大義毅然為石碣之事卒使其不軌陰謀自其家釀
出在家不知臣未信也以若斷案並與其收司之律
而蕩滌於百年之後豈可使聞於隣國云云批知名

不入聯劄意謂能體予認予不肯為隨波助瀾之舉
際有御劄其所為說反有甚於聯劄之辭意以不能
為石碣之事卒致不軌陰謀自其家釀出在家不知
臣未之聞也仍以昨日處分謂以不可使聞於隣國
今卿老白首矣寧或遷就舊日習氣為此色目中言
語不思所以對揚之方乎卿之今日之言即故相昔
年之語故相以此屢被嚴教於聖祖迸出城門倉皇
還鄉矧予斟酌輕重以聖心為心必欲歸美有光乃
有此舉卿乃不少鄭重盛氣噴薄竊為卿甚不取也
○內閣提學尹善東疏略積之擅弄威福兜攬權柄

設體府而萃凶徒之淵藪護逆宗而贊逆堅之謀議
熒爛同叅之跡昭然難掩故肅祖始斬而終下處分
已已復官甲戌復削至於體府事與密奏事亦有一
言可復者體府之設果是賊鑄締結賊見圖為副使
之謀而戚臣中批之除實破其陰圖秘詐在於丙辰
夏慈殿違祿之時丙辰之於庚申已過五年其間機
事密奏終為製碍判為兩截心腸則尤可罪而不可
貸也金聖鐸以玄逸為師四字出言露章顯訟又以
已巳事付之先天今茲分棟大闕義理云云批副使
之中批密奏之年条詳且有據然處分之本意自有

深望附陳事亦然○生負朴璨玟等上言判朝家於文
簡公朴祥實有曠感者其危忠高操嘗所歎服最是
竒壯濃郁不失三百篇遺旨者其時即然世降俗下
禮壞樂缺生今之世求古之樂則當於詩考之此可
以深契於文簡之詩也勲臣外不祧法無所載間因
特教多有另施於節行則獨於曠感深契之朴文簡
不施乎特許不祧遣官賜祭因此思之先正趙憲之
學行鑑識果何如如金隣厚高敬命竒大升諸人之
後孫皆收用趙文烈之後未聞有立朝者今該道訪
問祀孫○吏判沈煖之疏略去年宵一賊臣吳始壽

今年宵一賊臣許積而聖志所向遂無疑難猶有未
足至於金聖鐸而並滌其案嗚呼此何舉也且臣嘗
聞逆聖設宴乎其父所處之堂集其徒黨方圖不軌
大張遮日如御幕之儀聖祖親登後苑俯瞰而乃令
提騎發捕云積之心迹即此一節更無可怒云云批
大義猶患其不明淫朋猶患其不破皇極一篇即予
金杆堅固逆耳故相何與乎後日政故相復官教旨
安寶成送○判尹徐有隣疏略臣為臣不忠行已無
狀一矢兩鏑並及兄弟疏本須下便一急書眼目才
屬魂魄先梯人臣負此罪名其將安歸欲殺其兄則

殺其兄而已欲殺其弟則殺其弟而已何必一筆之
句斷並殺兄弟而後決於心乎蓋其為疏始之以奸
愴狎邪終之以元惡巨奸雄賊大姦而中間臚列之
千罪萬惡搜羅抉剔無所不有譬如密網之不遺片
鱗細櫛之不遺一髮必欲埋之於萬仞坑坎之中大抵
小人而至於元惡巨姦者必須有許大心胆許大氣
力而若臣兄弟之本末長短不過是庸庸碌碌畏四
方之獄訟掌八路之差除鉗制衆口變易時俗乎人
物題目太不觀着林甫元載之鬼得不呵笑於地下
乎且念臣之兄弟賦性過於柔善做事近於周便雖

在匪類賊伍雌黃莫設罵詈不加其所云媚嫉仇視
驅人擠人之目又何意也彼所謂家間交勉之語
決非橫目者所可萌心既曰家間則係是至密未知
孰聞而孰傳之耶其餘財貨勢利淫朋昏淪等語無
非架鑿羅織之說而惟其背馳義理四字何太容易
也義理者撐天亘古殄滅他不得之一線路則未知
彼所謂義理更有何別般義理而謂之背馳也耶噫
頃在壬子之夏崩儒相率叫鬧而其於大聖人仁精
義盡處多有未之管測而舉國共公之義理便若半
國之所獨秉者臣竊慨然俛徹尺疏首陳至誠至大

之懿德次陳君臣上下所講明之事實仍以討丙丁
諸賊則此其所以謂背馳者耶噫風馬牛不相及為
建德報仇之李鎮宅指東意而任為妄談何闕於臣
第而既擊臣第又及臣身臣之善惡非朝薰而暮蘊
昨夷而今黜則前何心設世好而釋新憾後何心射
沙影而投井石也臣弟則以謫補而兼廢務無以自
達且念弟為兄訟寃是四件事則兄為弟籲天亦無
不可此而不自生亦何為云云批朴長嵩出而御弟
之本心歷歷趙鎮井出而御之悃悃章章人欲餉禍
御轉為福理無徃而必復事有屈則必伸御家之謂

也○特除徐有隣廣留教書畧殫章屢徹於上聽殆
無餘地需恩特許於外補所恃惟天惟御夙負才諳
偏荷眷知顧多年委任之重惟期殫誠竭力以平日
報答之志豈欲植黨營私然兄弟權柄之久叨未免
息怨之叢積而朝廷議論之或異以致指目之橫生
豈其然乎何聲罪之至此未忍捨矣惟滌瑕之是圖
御其撫念宿愆克奏新效是謂因罪而微福寧不戴
德而含恩天地屏容於群生幾費化育之澤雨露若偏
於一身須體全保之心知製崔○左議政俞孝錫疏
略曰昨許積復官之命遽下臣只隨諸大臣後聯上

一劉伏見聖批及喉院所下傳教有一二可復者蓋當日致討雖以設置臚府締結遼宗為積之大業臚府之設老成之論間或以為締結之迹然恩迹而求心則賊錫之圖差副使遼堅之倚作聲勢去徒之萃為淵藪專由於再設臚府陰養私兵其時臺啓所謂以堅為子軍國之事一委其手嘯聚武夫釀成禍階遼宗之窺覘排布非徒遼之憑恃要藉其父之陰助者可謂得其情也至於獨對密奏之事出於故駙馬鄭載嵩私錄文字而其後四五年之間賊勢甚張凶圖益急則外示崖異而內實主張始焉排布而卒乃乃爛熳亦事勢之所必至何足為渠原恕之端也肆惟聖祖依嚴嵩例只令籍產歸田畢竟惟允臺請藉使身無所犯父子之緣坐有國之常典今有如堅之凶逆伸其父於應坐寧有如許法理乎至於全聖鐸事四字凶言語記莫重先大王所以明賜處分者此也伏願許積聖鐸渡官宥罪之名並即收還臣積抱耿耿有不可終嘿者即柳星漢事也上款無情有情事關莫重其所致討者豈有異辭况下款事尤屬虛誑凡今在廷孰不憤惋而第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設今言者真箇有心

而妄言在國家包容之道歸之無心實為聖世美事
况其有心無心有未可知者乎只緣奸賊乘此間隙
內懷逞私之計外售誣聖之習譎張熒惑凡近密動
靜謂渠獨知而致使滿庭簪紳靡然惴慄莫敢容議
寧不痛哉蓬席語秘雖未得詳當其背毀面瞞之時
聖教之深惡而痛斥者不啻如霜雪鈇鉞聖人好惡
之所在可以仰揣而餘毒所及無一人說破顛末以
致聖誣罔極言路日否亟宜明白敷示以彰聖德以開
言路云云此有宋孝皇有寤寐英豪之想夙契深悟
於紫陽而紫陽之奏有曰歲月如流往不復返不惟

臣之蒼顏白髮已迫蓬窈仰天顏亦覺非昔時夜
夜已闌秉燭朗吟其相予之際有足想像於千載予
亦默檢二紀間治法政謨何法可以為則何謨可以
足聽自顧初心汙不至此夷攷其實歆多慙少今御
因紫陽言以勉予深切感佩附陳第一條言之盡矣
第二條卿言旨哉與其勸諂於未言之言曷若優容
於已言之言初批本意闕而不章固有司之罪然或
卞之不明則還為螭煉於太清難為容諫之至說之
未詳則却嫌猷翳於大義孰諒無隱之卿大抵御等
之遭逢於予所秉者那言之易為力頃與同朝之士務

盡推車之功且觀於杯星漢職名之不改先從即文
之故徂丞遵進諭外此敷示其責亦惟在於御等○
十一月傳曰年太涉體大小聞其才華則無異老成
人云而加於渠年長於渠體之金近溥猶以老其才
之意恰暇况渠則兼欲斂其華假注書金邁溥限敷
年恰假突誦徑傳朱書知咀嚙之味然後出而從官
事分付○知事徐有防疏批坑坎變為衽席分義重
於處義○吏判沈煨之啓輔國之兼判書省憲以上
之兼監司例付樞卿而送西之時吏批若有判敷知
敷策則以此卿兼帶內職或外任即古規請申明允

之○傳曰昨日以遠人收用無出兩先正家有名無
實反為枳之一端湖西則並與此塞責而闕焉予
以搜訪人才早夜憧憧以予所聞之慣於耳者欲試
之則先從科目中求之前都事李萬運前佐郎南基
萬為先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其次宜求右家旁及寒
畷為可故大憲張顯先祀孫仁同幼學張允宗故領
議政柳成龍後孫尚州進士柳尋春及長興進士魏
伯珪亦令付軍職來待聞伯珪有所編環瀛志百餘
卷云今內閣分付道臣使之上送○十二月大諫韓
用龜疏言許積復官舉行之亞銓洪明浩請賜削改

勿齒借神云批神無○傳曰自在官僚不以草草待
之寸載之間尚在沉屈於排玉欲用久次此人當先
史曹叅議朴宗甲同義禁除授○傳曰官職自有品
數則亞於大官一等之崇祿以下甘受編伍之軍節
司直忽為清且貴之職至於上護軍大護軍副護軍
真箇祿策者作武弁中庶之例授者然職品之倒置
莫甚於此古人以堂下大夫即塔之一或越次謂之
賊職况此塔高之節無端破壞格例觀於政曹文蹟
碑狀紀實可知先正宋文正以護軍入於卜相自今
朔頒祿修明事分付○右相尹蕃東啓明義一部之

書所以闡聖神傳心之丕謨包春秋亂賊之大法而
是書之義理與其年之義理前後一貫也聖諭中假
憐徑之義編為是書者即大聖人仁精義熟永有辭
於天下後世者也今日廷臣之所以事殿下捨此義
則無以為殿下臣也噫乙未之廷權與於某年其途
雖殊其謀則同為達於某年者其勢得不為達於乙
未乎其始也背馳我聖上所執之義理而其終則沮
戲於先大王所傳惟精惟一之心法此所以義理之
一貫於前後而亂賊之殊塗而同謀者也伏願遠覽
永圖深軫義理之不明使如臣者亦得奉以周旋以

贊治教焉上曰御言意在立脚藉手予亦當隨處留
念矣又啓請宥李義弼允之又啓聖上代聽時庸章
讀之孰不感泣辛卯韓諭事公私文蹟皆在洗草而
金吾之案獨未先草先朝處分時下教炳如日星其
時同罪人亦蒙伸理諭以草萊帚布能辦一死揆以
朝家刑政不宜一伸一屈乞命該府亦為洗草以為
雪冤闡義之方上曰問于該府洗草可也

丙辰

二十年正月後恩君具允明疏請致仕批御年近九
耄登第又六十年資至輔國秩視大官四代同朝祿
在五世卿之周甲所得之曾孫相榜接武卿子重臣
掌中權而叨文任再明年臘卿可作僚於耆英遐壽
純嘏誠非溢美之補際見御疏申申於三字美辨卿
既老矣懸車之請於禮亦當而足以貢節吉祥之善
事特許所請政官牌招舉行當於便殿親臨宣麻○
展拜顯隆園○傳曰今聞先正文公趙光祖祠版在
於府內行宮相望之地而數椽茅屋風雨不庇云噫

以先正道學遭際聖朝當時契遇之隆實為千載盛
會况今聖學日蕪士風漸渝安得如先正者與之共
國咫尺駐蹕倍增予感遣承旨致祭祠孫基仁初仕
調用間祠版藏于壁間無以備儀受祭贖還鄭公之
宅唐史稱美分付守臣買給一區俾奉香火○還宮
時城門已閉法駕久待於路次玉堂劄請留都承旨
騎堂之不請慈旨留門請寵允之命留都大臣金履
素羅職○傳曰前佐郎尹持範入固精詳合置法從
正言除受○以刑曹草記生負孝義秉上言請其父
暉中伸寃判伊時早知其書之為證則豈有伊時處

分渠家遭罹大抵疑晦分付題御祠版○二月以庚
辰景慕宮溫幸時陪從人陞資趙宗鉉亦在其中傳
曰念其先重臣陪從之事豈勝愴惜况診違誠勤最
著者乎故重臣趙雲達家致祭又思故重臣之先重
臣卽予封冊時師傅也一體致祭○大臣奏言故兵
使吳當昏朝收議時獻議以臣武夫只讀史略
初卷承承又不格姦為對其節甚卓然正御贈職仍
令贈諡宜矣允之○司譯院進捷解新書十二編為
便後進講習也○獻納柳河源立異於李周奭叢啓
事命配黑山島○因逆教左相蔡濟恭晉命傳曰御

立朝于今五十四年逮事先朝出入威顏之前仰觀
奉先之聖孝矣事有關於奉先未嘗一有假貸雖以
辛卯明史輯略事集祥殿金盆事毓祥宮門帳事一
二易知之事言之處斷之際有若不加強別者然予
於政令施措不能仰述萬分之一分如卿者臣以仰
觀於昔年者加勉於今日即天理人情之所固然今
番現發齋郎之所為所閑果何如際此柳河源以停
啓事惹鬧曹聞河源學字於卿違承旨問於卿處附
奏之言不可但以不禁言不料卿之處事若是寒心
若使卿有此事於先朝之日則當至何境卿今老白

首矣位躋上相卿之附奏其可曰體昔年乎體今日
乎行將處分命名奉留○傳曰王綱不振私意橫流
身經上相位在元老者不念承弼之義反歸孤負之
科不其有愧於古大臣事君之義乎左議政蔡濟恭
罷職○翰林本館圈點取柳台佐等五人台試金履
永被抄
○注薦金履永齋薦吳恭曾金熙洛薦台
申鳳朝等十人○吏判沈煨之疏略端揆膺命之初
首所建白即明義錄大義而遂以韓鉤之草野孤忠
謂不可無雪冤闡義之方而蒙允君臣之契甚盛忠
遂之卞大明登進之臣孰不欽誦退待具書之頒出

庶見一世之明於趨舍大義之不復疑晦不意一承
宣乃於大臣所奏之中截出其一条別紙書進又匿
而不須以至大臣之囚院吏猶欲立幟抵當飾辭周
遮隱然有藉重底意嗚呼世道既頽士氣方衰不知
可上有明義錄一部者久矣臣為是之懼乃以警世
之意拔其人於銀臺之望申者是也今聞者有自下
之章以銓罰故之奇恠何其氣豪意健也云云例批
○三月傳曰是歲重回此月載屆莫逮之痛庶以為
情擬待十五日欲伸展省之禮寓寓一分孺慕而其
時領議政金興慶上相兼正使左議政金在魯主管

敦匠之任右議政宋寅明專掌諸務兼撰文字大提
學尹溥前大提學李真望豐原君趙顯命前監司俞
拓基皆以宮賓敦匠製述書寫及至有承命宣力之
事各有奔走之勞不為大官挺身闡義至予有甘盤
之好而同日同啣特膺另簡之名者故侍直金致萬
南有容也故重臣金尚星結知受獎何如且况奇徵
異聞記注可按而其家人之為都廳亦似有待錦原
君朴師益不但有書寫之勞稀貴多端承宣洪景輔
首尾周旋故大臣金興慶金在魯趙顯命故重臣金
尚星金該曹訪其後孫錄用故大臣宋寅明俞拓基

故重臣尹淳李真望南有容朴師益故宰臣洪景輔
贈大臣金致萬家致祭○命白湖西道薦人成時柱
李建胄○傳曰夜行壇身洋洋乎皇靈之降臨益不
禁風泉之思增我寤愴坐漏沉沉自此而有興想者
予於贈大憲申勇別致曠感以其賢父之子克繩先
武一部陽秋作為家訃自丙丁以後廢貢舉絕仕宦
放迹江海之間悲歌歎絕若將駕一帚而掃萬頃以
朝南渡之朝廷而不可得則遂作海外之逸民年前
棹楔豈足曰崇報况其家世世守風節畊食山中坐
不向而若非贈都憲上承下授之義烈安能若是在

朝家褒獎之典尚闕易名可謂欠事加贈正御宣以
節惠○命贈叅判崔孝烈同為議謹○命金履素罪
名蕩除○靖陵直長慎師俊順陵直長蘇洙中因下
教書進所懷並優批奉事魏伯珪陳萬言疏除玉果
縣監○命致祭于故領相李宗城故奉朝賀閔鎮遠
○整理所活字成籍生生字○皇壇御製詩玉輅東
巡恍若親依依壇木寄玉春山河極北論諸夏牲醴
吾東享肆陳數十憐徑淹日月三千鯨或葆冠巾齋
衣爾穆盥如水萬折餘誠志事遵○鴻山知印欲逐
其倖偷其兵符燒事覺命改造符以給祀者用一律

守令勅罪勿論○成均館草記食堂儒生等以魏伯
珪疏中論及士習一歎至謂病國之疾癘疹浴之疾
火得此誠亦捲堂不入傳曰真所謂諸生何不為君
子乎云者若為諸生設也藉令湖南宣名人所言混
亦無別此不過過去慨然之談有甚毫分劄着於諸
生乎且况以言為諱之世並與此等草野淳樸論而
不見容於賢閣多士之羞耻當如何諸生為君子儒
而疏中云云付之浴下小人儒不亦休哉以此意勸
入○傳曰受知也最先於僭僭而見翻者亦在不渝
不沮似此之人何處更易竟來今云已矣不可復見

至於立朝行蹟事予誠忠自有不誣之公議則寢近
溢美否亦沒實予難措辭於其間寧稽於三月立症
之前宜使太史備述遭逢之顛末以為徵信之資卒
領敷寧俞彥錫易名之典待其瑛狀斯速為之第甲
日遣承旨致祭勸粥恤孤等事例舉行其子漢宰
待闕服調用○傳曰近久未見復起出入於朝行未
易行上護軍尹塾拜輔國判中樞官教令吏即往傳
○上護軍李柱國疏略禁御鄉軍上番之法五年一
次徒費糧資廢棄農業以御廳言之各道鄉軍之數
為一萬六千三百名內卜馬軍為一千一百七十五

名每番以五哨輪回上番並資保合為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名收其身布則為六萬七千五百五十兩且其自京料米為四千八百五十石豫需錢回糧木所下為六千八百餘兩統計恰為九萬八千六百餘兩禁營大略相同臣愚莫若永革鄉軍上番之法收上身布與保米而兩營軍額以各營將校子校五部良民之有根着者限一千名填充俾作二司十哨之制一年接濟之數以其所捧計其所用足食足兵莫過於此鄉軍都民可以兩便云云優批令廟堂稟處○白虹貫日下教求言○次對掌令玄重祿啓沈儀

之之為國辦死忠志之人到今飲泣歲初賓送特蒙伸雪而其妻趙氏緣坐謫於巨濟閉戶蒙被不見天日十三年如卅日癸卯有移配智嶽之命趙氏不欲含冤忍耻再轉之他遂不食八日而死儀之既蒙伸雪而其妻尚在徒流案請命蕩滌吏判沈煥之曰此是先正趙先祖之傍孫癸卯以後遂無疏放之文蹟矣上曰如有之洗草可也又啓隄防不嚴官方淆雜注書柳遠鳴即慶裕之玄孫而曾出於帝龍之招語未畢上曰慶裕之竄告也非招也忠逆斯判豈可以不干之事發口乎命重祿通差○右相尹蕃東昔年

桂坊之出入書筵者今餘三人李敏輔鄭存中申光履而光履中間流落落未免潦倒年恰滿七十合為優老之典矣上曰自在宮僚習知其人知中樞除授又啓故叅判金亮行孫直淳故贊善宋明欽孫啓幹地處淵源徑識行誼合有調用之舉允之○注書柳遠鳴疏略臣先祖慶裕以謹約之操為云賊嫉惡之最橫入變書竟與吳瑞鍾事故無實其時臺臣李匡輔力持不已竄配羅州先大王初元即蒙恩宥云云傳曰入於告書者忠也出於供招者達也斯二者黑白可卜其後黨此之禍轉至燎原觀於大臣臺臣之

互相扶抑而其事不難知故相李天輔之力救而故相趙載浩故判書沈毅之立異人孰不知則渠何敢徑出陳章乎注書柳遠鳴申飭入來○甲月命金川二尚面長湍松西面白峙鎮移屬松都○命李薰放放送柳河源移配白翎島○命會議清白吏凡紳二品以上各薦判樞尹璽薦故判尹李宜晚故判書上護軍沈頤之薦故領相判書李台重判禁鄭好仁薦正朴師伯大護軍李得臣薦故承右旨林先務左叅贊李致中薦故判書吳道一故司敦上護軍李柱國薦故書鄭事復故大護軍李秉昂薦故相徐志修金煙大兵使李邦佐

護軍李敬懋薦故柱安兵使崔命水留趙心恭薦故許兵使
護軍蔡弘復故沂光鄭司鄭儒金護軍徐龍輔薦故書判
東常故副護軍徐有大薦故安府使護軍李漢豐薦故判
學尹心衡故沈煨之薦前左相尚樞護軍李時秀薦故宗領相
書判書尹趾仁禮判閔鍾顯薦故相李時秀薦故宗領相
故郡守朴尹銑故趙微故尹權故權故權故權故權故
判具虞薦故趙微故尹權故權故權故權故權故
善行故忠故忠故忠故忠故忠故忠故
判故判故判故判故判故判故判故
李濟故工曹故金翊休薦故尹容故嚴故嚴故
尹弼秉薦故李衡故李萬元故李故故李故故李故故
溥薦故李副學故戶議故洪樂恒薦故愈故愈故愈故
溥故李故李故李故李故李故李故李故

故知事 兵議李義駿薦故判書朴恭輔 ○次對上曰
李魯春事當初處分宜特渠前章後疏之判異乎句
語之間語多不擇且伊時有頌奪之漸故果為嚴勸
而近年以來罪浮於魯春者無不蕩滌而渠獨不生
不減刑政未免顛錯今欲令魯春免鬼為人卿等之
意何如右相尹蕃東曰無論如此如彼亦是年少未
經事之致也聖世無一物之棄而魯春尚在人鬼未
分之中為十三年矣陸贄所謂悔過者無由自補蘊
才者終不見無乖王者含垢之大體誠至言也聖
教至此臣誠感頌矣上曰李魯春即為蕩滌吏判沈

煖之曰故知事李潯自到一節合有褒揚之典矣上
曰此等處大義理所關既不到精微處則不可遽議
也○傳曰今聞甲午以後奏對與事實大臣手自撰
成一書箴之家廟雖家人勿許徧閱主家重違親意
無以騰出云外此事蹟皆屬尋常雖非謚狀孰不知
之俞領敦寧謚辨不待狀舉行○謚望贈右相金景
瑞襄毅贈領相趙憲文烈贈吏判申魯孝義贈戶判
柳彙進忠義贈兵判崔孝一忠莊贈吏判柳夢寅義
貞贈兵判吳貞武贈吏判尹慶元忠莊贈吏判
趙廷翼忠肅贈吏判任城忠僖故左相俞彥鶴忠文

○掌令韓興裕疏言近日中批添書之間多有誤恩
南儒魏伯之誣世反侈牧民之官西藩之壯鑰忽授
遭殫之人李享云云○次對上曰俞故相以甲十仕
五十大夫之義欲限年加資四十前不得為正卿五
十前不得為正卿而未及出舉条蓋近日躁競成習
年未三十便有能玉之望稍存年限俾知老成之為
貴則好矣右相尹蕃東曰臣聞前輩登科未十年陞
資則例為擲掣云列朝官人大抵多老其才而用之
矣上曰以此出舉条載之政府銓曹掌故可也○傳
曰昨日疏舉豈不駭愕人臣告君何事可諱而最忌

達款此守令之往來未必皆在有事之時豈可以然
疑之迹峻疑做真挺身投章有若先人奪人分義之
外久象不佳李秉昂投竄江華府○右相尹善東啓先
朝丁卯豐原以右相陳達故副學李秉恭故判書尹
容故判敦鄭享復左尹韓德弼故兵使許晶清白請
在世入陞資作故人錄後笑皆是九卿二品議薦中
人此五人以清白吏選錄業何如允之○傳曰前樞
帥兵叅之點下也該房以兼帶捕將應適為稟大抵
古之樞管即領兵之任故法文中只舉毋得兼帶捕
將而今古異制將臣亦皆兼帶則兵曹亞堂尤異於

樞管故御將柳赤以兵叅領軍陪從於溫幸該房事
極為固陋此後毋論捕將兵各營將臣為兵曹亞堂
者依例入直以存古規○持平洪光一疏請朴聖恭
削黜且言李濟萬巧於附麗習於藉賣妖邪驕溢有
浮聖恭一世指目必稱李朴三載腴邑專事肥己大
治鄉茅廣占田園亦施竄配徐配修賦性陰譎行已
熨恃以背馳義理沽術賄利為能事請屏為傳曰洪
光一之本末熟知於數年兼史光一雖十生九死渠
何能辦此此時此疏教光一喉光一者駭痛甚矣光
一補之恭禮以肅命之遲滯命即其地定配○館學

儒生李光憲等疏請文烈公趙憲文敬公金集從祀
文廟例批傳曰黃忠烈慷慨殉身之跡尚令人殫涕
其守龍灣也有廓清海岱之志每登戍樓見胡騎日
轆關外而無人為天朝義效忠者輒悲歌終夜及聞
七義士倡論歸正欣然助成之謀遂泄而及於禍彼
七人之為義士即忠烈有以啓之也今七人者同躋
顯忠之祠而忠烈闕焉豈非欠事七人之英魂毅魄
必將怵惕不安於猿鶴謳吟之中贈贊成忠烈公黃
一皓追享顯忠祠其日致祭○七月奉朝賀金鍾秀
輪示諸閣臣長書略近聞湖南湖中之傳說驚心痛

骨如不欲生為人臣者一直泯默則惟我聖躬之誣
無路伸卞茲以遍告其說凡五条其一曰秦之築城
其二曰漢之賣官其三曰隋之奢侈其四曰唐之女
謁其五即典禮間事也又曰奉朝賀金某方欲以此
五条治疏互作蜚語殆同家傳而戶喻此何等癡恠
也華城一府即為仙寢之拱護衆輔之關防而僱丁
赴役不妨農民畜財排用度支無損至若擇人除官
慎惜名器銓望擬八之時必先下詢人器履歷地望
之如何鄭重難慎硃筆屢停又若尚儉之德寢室數
椽不施金碧帳綠青木藉用草茵常膳漸減而滋味

不具此非但近密之所覩抑亦廷臣之所共知也茅
四條云云倡說不道奸謀凶計專在於疑亂聽聞吁
亦凶矣典禮云云我聖上所秉之義理至精至微處
處得正但當奉承贊揚而已若有一分秉彛豈忍是
非可否於其間也哉主張訛惑必有窩窟第其言出
自湖南道伯庶可有究覈之方惟願諸君子深思打
破之道云云○右相尹蕃東奏言昨見奉朝賀金鍾
秀長書心寒骨慄相率求對云上曰五條中典禮事
豈之其餘說話何足深看輒隆帝偽造詔書御見之
乎蕃東曰未也今春問問卷訛言嘉慶帝請令朝鮮

剃髮乾隆許之轉而愈訛久乃自靖奉朝賀治疏之
說即此類也予曰莫若反求諸已蕃東曰奉朝賀書
中既有出自湖南傳之聞之必有其人臣等即當秘
閉兩湖期搜言根矣上曰五條之說卿等則以為凶
言而此必鄉曲只讀通史者偶然虛張為說轉相傳
道若以古人立謗木之義觀之可謂無足責而亦無
足致此紛然矣○奉朝賀金鍾秀待命附奏請覈五
條言根又有姓名之露出者命封還○命裒輯前後
絲綸事蹟之關於春秋大義者撰成尊周錄○傳曰
貞翼之忠節大義即忠武後一人遭逢寧陵契合昭

融身都将相佩國安危忍言已夏夏直宿北營之事
每見遺事不覺卷^梅技涕且况自附禱儀之忱竟曆體
魄於象設密通之地如許精忠往史所罕其沒後祠
版未受一番官享云其視先朝為三學士官享勿拘
除官之聖意豈可但以違越言也承嫡一也孝文成
全文敬家閭即寢即無所掣碍不踐郵牧直為守令
獨於貞翼家不然乎故右議政貞翼公李浣祀孫開
良李得馨南行宣薦越薦○八月傳曰勝國陵寢祭
闕今已改建矣統合三韓之功者壯節申崇謙武節
庚黔殲武恭卜智謙也平山府太白山城有範鎔之

像立祠以祀之重建之舉在我朝而祠額尚今未宣
云宗伯拱進祠額遺承旨致祭祭品用斗酒生蔬以
鼓吹侑之○頒御奎章全韻傳曰我東韻書之彙以
三編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而不押增韻與
八聲亦不曉通韻叶音之格魯莽莫甚此後公私押
韻準此韻書義例事分付京外掌試之司予之苦心
在於矯俗正習是書之編豈為諧音比聲政欲一洗
諂偽之陋近年印本書丹御諱之之刑畫所見甚駭
然甚至諱補字音中間並諱之無非可以矯正之端
自今似此習俗一切嚴禁而以此韻書今日為始行

用○台見內閣提學沈煥之上曰日前李城輔以金
先正從事事抵書洋中與前說相反又有李肇源書
以為泮儒來問之時並享之論認以為上意故不得
不依違其說云從事何等重大之事苟有已見當終
始不變而名以山林安村上意反復其說豈非士林
之羞耻世道之變恠乎既曰誤認上意又復隨人低
昂士也固極二三其德實為準備語也城輔以文敬
父子之并享引坡山書院之事坡山並享即斯文之
大是非豈不寒心當仁不讓即予之志今日廷臣豈
無鳴鼓攻之之徒乎○九月館學儒生沈來未疏略

惟皇降衷命之以性惟聖立極率而修之今臣等之
仰僖我殿下即堯舜文武之道而君師之責以殿下
之撝謙亦有所不可辭也臣等伏讀八月八日所下
京外儒生疏批聚首激昂宿自幸其生晚唐虞之後
而復見唐虞之盛也嗚呼先正臣金隣厚造諸淺深
臣等前疏之論猶是糟粕而先正諸儒之所未及發
揮殿下揮發之聽此批而無興起之心者不矣於曩
論之淺乎批下後奉朝賀臣金鍾秀貽書右議政臣
尹蕃東曰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有生三事一之義而
吾君聖人也雖懸車乞骸病伏江干獨有篤信聖人

之心銷鑠不得哀鳴善言昔人收悲豈可以為用文
之戒虛送可以言之會以明斯文大一統之義耶聖
人為天下萬世之師表言為法行為則堯舜禹湯文
武之世斯道在於上文武以後惟孔夫子一人在下
位而行素王之事自顏曾思孟至于周張程朱賢聖
心法嫡嫡相承天眷我東有王者作明於人倫考冠
百王得於天縱知周萬物奮然有整頓乾坤廓清寰
宇之宏度而嘗以蕞爾小邦不屑為也有夫子登蒞
山之想若尋其歟却寂若之神功感烈於雲行雨施
山高水清之後則行王而黜伯柳陰而扶陽尊中國

攘夷狄內君子外小人士類有所恃奸徒有所畏此
特粗迹中一事處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堯舜禹湯
文武之心接統於洙泗集成於伊洛潛心徑籍夜以
繼晝闡性命之源於天而微言大旨鬱而始彰口授
指畫縹緗盈架屏黜似是亂真之說脯誨醉生夢死
之輩惓惓疊疊務其不能惟以茲蒙導迷為己任吾
道曰是不墜斯文賴以有先矣聰明有隘君而兼師
吾君在上師道在於吾君性與天道有非人人可得
以聞若春陽時雨之優遊而不迫沾濕而有餘澤利
及人蓋不足以形容鍾秀尺五函丈周旋乎淵琴點

琴之間瞻依乎珠衡玉斗之容至今白首而只知吾
君之為吾師事闕於吾道斯文而聖謨洋洋廣大精
微孰敢游喙鼓叻二三其說乎及聞近日聖批有以
金河西先生從祀聖廡開示丁寧此賤臣之夙昔至
願也聖念及此不覺扶策蹶然北望而攢祝先生道
學節義文章兼有之威尤翁銘其神道且况聖批數
諭賤臣何述焉遜巖之喻恐失照檢性潭之論有足
聽聞大抵先生專用力於大學西銘之書窮理主敬
得之程氏切問近思亦乎紫陽真積力久體用咸備
尤翁所謂獨見大義直義尋正脉父子君臣各得其

貞天秩民彝炳如日星計叨論德孰如先生者即不
易之論也聖上之曠感賤臣之對揚實在於尤翁一
言之如著如龜自下亦應有裨然相感於鍾秀煩控
之懇入而告后亟舉得禮出而說與士友間同志之
人交相講明咸知生人之倫有生三而事一之義則
鍾秀雖不武將與村秀才子爭頌太平萬歲於尋行
敷墨之中賤臣告退疏中尊聖德於三古明義理於
千秋即亦此義云繼又大司成臣尹得亨抵書大司
憲臣宋煥箕曰世教不明士氣益淪向來風色尚認
說哉涯南蒂盤異条同貫惟事面前之唯諾潛肆背

後之怨詈敵以眩惑疑亂之潛說以戰天下萬世之
公議以累我東二帝三皇之盛德蓋以士大夫名義
風節掃地駸然至於邪說之橫流迺者文廟從祀之
議起而十行聖諭提諭多士以河西金先生先為躋
享之意反復丁寧此是二百年儒林未遑之事其為
世道斯文之慶當如何乃有李儒之疏微夢閻之
書又出以吾君為師奉將承當而已則乃有一種背
馳之議謂之迎合此何言也此是聖上講明數件大
義中一事而以宵小逢君之目欲售平日構毀之計
其亦不思之甚矣若以將順君父之美歸之迎合則

書所謂不應綏志其亦謂之迎合耶得乎以坑坎餘
喘猥忝師儒目見士趨之幸戾人望甚輕不足以殫
歷橫議鎮安浮習私心愧忸執事講道林樊為士林
矜式上以明吾君之盛德下以定斯文之大統辭以
閑之潛至大道云云彼二臣者或白首懸車病伏江
干或開戶讀書不與世事而為此縷縷蓋以篤信聖
人之心欲闡斯文一統之義而擬杜洪水極敷之禍
於無窮誠亦至矣情亦苦矣伏願亟降明旨特舉文
靖公從享之典焉批前所特慎有意在耳近所欲聽
意亦有在大抵大義中一事云者爾等疏語可謂略

而盡然莫重之禮有難一疏輕許○華城城役告完
○館學儒生李光憲等疏申文靖公從享之請例批
○右相尹蕃東啓言吏議李城輔於從享事持論撓
攘前後異議旌招之人隨事違罷亦是已例請罷職
允之○命故相相金墉不桃○十月文靖公金隣厚
從享文廟教書略惟卿海東濂溪湖南洙泗性命陰
陽之奧泐乎太極圖同歸格致誠正之學先於小學
書着力賦詩言志獨推天地間二人玩理窮源嘗著
易象篇諸說剛毅直方之蘊于中則大冬松柏光明
溫粹之藪於外則清水芙蓉幸值孝陵大有為之際

佇見醇儒展所蘊之休受知郎宮固已畫圖中寓意
賜臨直署別是講論外翰心蓋梅之契暗托若殷宗
之得傳說君民之責自任類伊尹之遇成湯內院議
藥之請無賴叩心之忱深山奉諱之痛幾泯化血之
淚轉製具○十一月前徑達官李城輔叙用還付○
徑達官李城輔疏略當初泮儒之來問也有所酬酢
遯岩之喻泮儒書問故未及照檢率爾泛應以為明
證旋即搜閱於遯巖碑文始覺其為配享而非並侑
之謂復踰數日貽書泮中詳言其爽實之狀至於坡
山位次父子同列大為文正公宋時烈所嚴斥蓋文

敬並侑專在得其可稽之例而臣之再次書意未見
館外疏語之致此等私語至入於奏御文字不能審
慎之失死有餘罪云云批向來曰書已屬水流雲空
今何必追掛齒牙耶大抵求疑於無疑設疑於釋疑
即問學之方予於曩事亦云爾○以吏議韓用龜手
書望簡○大諫金翰東疏斥銓官徧私之失吏判沈
煥之疏引批臺閣之不得為臺閣久矣戚畹竊威勢
則畏他媵阿外朝擅寵權則怵彼囁嚅雖爭呈萬言
彈章是死僧之杖御試考內閣所儲御定章劄彙編
及公車文義數百餘冊尚無論甚說之輕重緊歇生

心下手於當路者皆郢之書燕之說於是位日益高
氣日益豪氣以長此樂而保此利者每忽知止之義
莫遑惡盈之理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此之謂
也朝廷何負於此輩負國相率入於畧獲如使臺閣
隨事勤攻人皆樂聞則臺閣寧或不得為臺自作春
屏奸之後在黜陟激揚之地者彰瘴補傳人心懼伏
藉令癥無可洗之迹疵無可覓之端日望其月評之
來諷說者登庸敢言者擢拔遠通瞻聆咸知今日規
模之如是御可以無怍以予觀御誠未知何政補傳
甚可習伏自御手出之臺閣無非言出其口罪隨其

身者此果御則進謗謗之士而予施訑訑之色乎今
於寥寥寂寂之中諫長陳腐常談看作有意用情萬
一人皆嫌於專用知等當言處却步而不言依舊是
昨春以前文象御等之罪合置何辟○傳曰如渠滓
穢之踪含忍於途泥之中收錄於滌蕩之餘渠若桑
性之不淺猶勝於豚魚之頑雀鼠之微而何嘗有一
分知德感恩者耶予雖嫉惡太過於寤寢一念必欲
人其人而匿其瑕從前無安一付行雲流水於渠亦
然近頗無碍則寧忍不悛舊習不顧大防乎渠之許
多罪犯何必索喻而以同朝之所共知者言之御極

初一疏示其自戴之意不欲與國邊同故金木之典
在渠當施而一則念其兄一則憐其兄又其後所為
無非罔赦至以茹惠二字對渠敷心而依舊是化外
甚至昨日舉措渠之腔中沒一嚴字畏字渠雖不足
言其職則吏曹叅議也激揚彰瘴即渠之責俾渠行
臆臆而一味頤藉則朝廷其可曰有刑政乎齋官填
差渠既自渠手正書以入忽於徑宿過午之後投呈
一疏辭其職名揀入數句隱暎語此與丙申疏一串
貫來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之理莫過於仁惟仁者
為能惡人屏諸四夷仁之為用不在於煦濡禁府嚴

囚罪人韓用龜朔州府投竄○濟州牧使啓言本府
妓萬德以捐財賑民之勞問其所願則願一瞻京輦
遍遊楓岳云云上曰此女義氣不媿古烈俠命給馬
上送屬之內局首醫女並許往來關東○傳曰徑旨
如是善對且文體典嚴不陷於鄙俚抄啓文臣申徇
貂皮額掩一部賜給裁揮未裁已裁之性始知嶠南
學者之實地着力柳台佐鼠皮耳掩一部賜給○丁
二月宋煥箕為元子師傳○命宋啓榘金直溥先付
司勇仍台見傳曰在昔癸未故贊善上來予請以賓
禮見贊善辭英強而後肯之及其登筵多陳資益之

謨今見乃孫三十四年之間不待叩其所存接其貌
可知為吉士豈無念舊示意之舉故贊善宋明欽家
致祭宋啓榘教官單付○傳曰今見金直溥又得一
吉士可謂公私之幸乃祖卽予嘗所尊信而深誦非
獨為林下之士而然略有提諭於渠且况筵中談論
躬上酬酢至今不能忘于中故叅判金亮行家亦為
致祭金直溥教官單付○命內閣校正小學註解判
府李秉模直學序晚秀直閣南公徹奉賀徐有臣護
軍李義駿春川府使韓用和利川府使李述源入來
同校○以杜營卽廳洪守榮差祭單子傳曰均廳卽

糧餉從事之差祭安徐即亦法式杜營從事亦然則
豈可越例舉論無特教無草記而汲汲填差惟恐舉
措之不突兀抑何所執當該銓堂改差○司諫李景
湏疏略昨日銓官之差祭不遵法式不恤義理敢售
探試之詐竊為亦跡之詐其所關係非細請施譴劄
依施○大政洪就榮典簿添書落點承旨魚用謙奏
言添書除官有闕隄防亟宜收還且言日前差祭專
出嘗試而目下可驚可愕之事或日斯生云云曹即兵
曆單子洪樂上曰不可無是言矣仍傳曰何論顛倒
任等書入事朔州府定配罪人韓用龜罪名蕩滌○大諫沈基恭

疏請頒曆單子書入之兵判施以譴劄云云批令當
嚴處矣○親鞫罪人鄭好仁成德兩好仁配穩城德
兩刑一次後配金甲島臺臣鄭景祿問師宣趙章漢
李勉昇並削黜○兩司大諫李書九執義李始源司諫
李景湏正言此奎魯韓用輝
所懷鄭好仁之罪可勝言哉明義一劄即我東之春
秋一或漫漶其將人不為人噫彼好仁爵秩何如凡
於大義所闕豈忍弁髦而至發被罪為限之說顯有
立跡角勝之意及夫臺章峻發聲討方嚴而乃反一
味冥頑投呈悖疏以問目中汪渭等句觀之其情節
之悖戾即渠斷案徑先酌處大是失刑請更鞫上曰

不允今日卽處分之日雖賜批明日以後豈可冒呈
劄啓乎况不敢言之莫重大義乎其所酌處自有深
量當別下傳教矣又所懷成德兩渠亦今日臣子嫉
視大義背馳正論敢為顯逞手勢自悌崖異之跡請
更鞠不允又所懷兩司諸臺於目下義理越視秦瘠
無一人慷慨請討不可削黜而止請鄭景祿等屏高
不允○傳曰明義一部卽振教倫璋倒瀾建天地之
大防揭萬古之常徑古有憐經今有是書大抵乙未
大義理卽某年大義理也所誅討者某年凶醜所打
破者曩日陰翳當世之知其事而後來之讀其書者

孰不感激於裁量去就之際而意彼鄭好仁者年迫
懸車位躋宗班以乙未冬樹立之人犯三昧之罪呈
今日之詠挺身為成德兩之後殿或恐其跡之不露
其語之不極以若柔善辨此強梁則過於渠者其將
聯袂接踵轉為反戈於大義理而後已豈可但謂霜
將冰而承將突乎毋論前例與否特教有無異同之
論既發於岷院兩日徃復至於屢次云抑何意思抵
死爭辨固可謂求思不得愍其無罪就刑於其無知
陷穽三昧以浚一味容忍承宣之疏臺臣之章留中
不下以至三銓賜環之命欲使渠自拔自贖得尋生

路渠是何人敢又投呈悖疏聞此而見此者皆當髮
為之上指眦為之欲裂身居繩愆糾繆之列袖其手
而囚其舌近日文象豈至於此朝家之苦心至誠即
全保世臣四箇字况懿親乎况此家人乎朝家之方
便於此家周章於此家既往勿說方來欲援愛欲濟
之乃挈矩中一事外臣自外臣內朝自來朝無相干
涉勿令鞚轄以圖素榆之收以固水龍之榮國家太
平官村無事渠以幾十年立朝之踪宜知此箇事理
而忽於此時為此悖舉使廿載御世之規模權度未
免掃地並與全保之方都敢烏有駭痛云云猶屬歇

后又若成德兩與好仁一而二二而一冒寒臨門具
格盤詰誠欲使萬人知懼百世取則今而後咸知象
魏之高懸莫干邦憲自明日不敢更提本事於奏御
文字有年前禁条申明嚴飭

丁巳

二十一年正月傳曰領相今年恰滿八莖童顏黃髮
既健且寧即邦家之瑞而朝廷之福也稽我國乘年
至八莖而位躋首揆者十有二人得蒙几杖之賜者
四人然四相之八莖受几杖者亦若令領相之在時
任享此冷歟况以慈宮之懿親親承慈宮之洪福宜

將優異之特禮庸貴稀有之羨事又况月正元日而
康而色敷第祿於八方近新慶於貳邸議政府領議
政洪樂性令所司造几杖宣賜當臨殿親授於其還
第也照例錫宴○須鄉飲酒禮鄉約倫音○傳曰講
院初設時為贊讀知其人品與文識者今為四十年
而今年為七十前贊讀李普温都摠管除授○執義
李明淵疏略聖候以隔間潮氣愆和有日臣庶焦憂
索然無猷發之歡是氣也非從外感非由內傷每聖
意有所漸惱如期而至彼疏敬之劑辛熱之味只求
目前有損元氣此臣所大憂也然殿下之漸惱亦豈

可已而不已乎是緣羣下之罪萬殞難贖夫聖人作
則萬物咸賄日用飲食莫不取則今也不然日月懸
而莫之仰四時行而莫之信時雨潤之而不為榮迅
雷震之而不為懼木石之頑龍蛇之恠搜頭迭而大
化不行聖意於是不得不有時觸激有時煩惱嗚呼
民心各殊大禹泣下衆慙率籲盤庚矣言自古賢聖
之君亦或如此然徒因漸惱每致愆和則聖人豈有
是哉殿下之有是證實非群僚百姓之所仰望於平
昔者也臣請以愚衷冒死陳之竊覩昨夏以來諸臣
之若言若事或有不概聖心辭教之發動欠簡重處

分之下輒尚嚴急至於日前臨門訊鞠之舉又失之
太遽彼窺覘肯馳之習固可賤惡而頌其地處則賢
人之後也官爵則大司馬常夫也不待臺閣之啓王
府之讞特地天威瞻聆震驚若有助於明義理嚴隄
防則幸矣而臣未知僅僅有小效否耶臣復有所滋
惑者凡調病之道必啓發其忠意宣暢其壺鬱故自
古補談辨之士勝於藥石之功每上候欠寧不許大
臣臺臣藥院之承候聖意若謂卧榻名接有妨禮貌
則君臣即父子也父有所慎子不當離側褻衣臨筵
無妨敬待云云批年少之人有懷無隱殊甚嘉乃而

矩方之義爾亦諦究○承旨魚用謙疏略今日世道
人心其將末如之何矣李明淵之疏又何為而出也
嗚呼明義一劄之作今已二十餘年矣問諸人則莫
不曰今之春秋而特曰然而已耶何所致歟於年前
大處分而有此右裡賊邊之論也嗚呼當日臨門之
舉豈殿下可得已者乎人心陷溺蔑視大義偷覘
傍攻暗試手勢殿下當日之處分將為昭日星於昏
衢揭鈇鉞於千秋以極夫群蒙八井之命也嗚然並
生之仁寓於威怒之中明淵所謂失之太遽者抑獨
何心明淵只知賢人之後可恕而不知賢人之後肯

馳義理可痛也。只知大司馬宰夫之為可貴而不知大司馬宰夫附麗賊邊尤可惡也。蓋其一篇首尾有若致意於玉帛之德和而專肆閃忽出沒之語，乃敢以大中至正之處分歸之於症候之漸發者，是豈臣子所敢發口者乎？伏願廓揮軋斲云云批昨於疏批嘉之以無隱勉之以矩方者，蓋寓捨短取長之意。大抵明淵每欲擺脫繩墨言亦類俳者，有關於義理何惜一明淵而不恤萬人之昏溺乎？且况兼示惜外之義者乎？○時原任大臣聯劄請李明淵屏裔批四亭八當之謂義當然固然之謂理雖於當然固然之事

便得四亭八當之宜然後始可謂無所虧欠。真正大義理也。客臘之勇斷此也。今日之寬假亦此也。今若拘拘於粗跡上勉從御等之請，則有非平昔義制理推率循其則之本意。何惜於李明淵何願於李明淵而為此教其疏上一半能討兩囚下一半專攻時政尚又歸之以右袒目之以肯馳乎如是則反為圭玷於真正大義理未可以大畏民志藉使明淵失其恒性懷不滿於中情托敢言於外面是亦可怒在彼於我何有？○承旨申獻朝疏請李明淵嚴勘處分批活看都無事。○玉堂尹序東鄭來百李義甲聯劄請李

明淵嚴處還給○右相尹蕃東請別設元子宮
左右諭善以吏議李城輔大成尹得乎差下允之○
安昌君燦疏請上王大妃殿徽褫批是何等莫重之
儀文而以無稽之說不守本色挺身封章昔在先朝
有一宗臣為似此疏舉嚴賜處分曾所仰觀御則不
叙以為妄言邦禮者之戒○咸興儒生李光龍持白
雉來獻命詢大臣受與却之當否領相洪樂性以為
一徑親覽頒示廊廟云左相蔡濟恭以為宜倣周時
薦廟之制云右相尹蕃東以為白雉之書策非為瑞
也以遠人之來貢也然則却之不可只給回資為宜

云命自外還送優給回資○奉朝賀金鍾秀疏略近
年以來世道人心可謂末如之何急於趨利甘心肯
義至於忘君負國樹黨營私惟恐聖德之或彰義理
之或伸其蠹世道盡人心之術專在於不信上三字
是故發一辭教窺覘萬端有一處分揣摩百方挾私
蔽公指無為有必欲背馳角勝盡入於夷狄禽獸之
域滔滔是漢面湖腸聖德由是而不章義理由是而
難明遂使聖上靖世道壹民志之宏規大度賤臣尊
聖德明義理之苦心血誠在丹日月無地可伸而一
種叵測陰秘之計募出李明淵之疏而手脚已呈露

此豈一朝一夕之憂不知來頭又出幾箇羸豕惟彼
明淵特一魑魅之影子臣雖不武何虞乎此輩誠恐
賤臣老且將死而明義一奇日遠日忘凡我殿下所
以明天理正人心崇典禮討亂賊之威德大業並將
慢而誣之長此不已則乙未丙申諸賊非久將覘覘
而起此誠賤臣憂憤欲死者願臣董桂之性到老愈
辣鷹鷂之逐至死不變今蒙異數將享專城之養復
恐臣去之後無人復道此事茲將無窮之憂猥陳將
死之言云云批御惓惓於大義之或晦媿媿於微言
之莫暢歷說契遇之所自仍叙三十年秉執御言非

不足聽卿心固亦可感但李明淵舉劾御則執其迹
而論其痕必欲區別於席羊之鄴予則特知明淵之
為人向於面對畧有云然今豈有他辭○南公轍為
備局副提調○判敦寧李命植疏請致仕特為副施
○右相尹耆東逝軍傳曰嗟惜盡傷之外為國事寧
欲無言此大臣自來自望於朝野而拜相以後觀於
輿論之補叶其本末槩可知矣委任既專成效方責
而注措之彌綸廟堂有恃今焉已矣何逝之遽也雖
未臨吊於其第舉哀於橋上按例隱卒之典即當備
禮令該曹依例舉行大臣議謚例於蔡前分付弘文

館及期會議○護軍金履翼疏畧再昨秋搆誣之事
臺臣所謂一儒生即臣之族弟履秀也蓋當湖儒陳
疏前數月履秀來言疏行雖已上來議論多端粹難
為之云臣荅曰此何等太義理而既始旋傳乎其後
履秀又來言湖流將欲論人而兄亦難免矣不過多
日履秀又來言疏事今不可諧而有一種恠說以為
兄招弟多般誘說期於疏事之不成云於是臣不勝
驚駭曰此是甚間族黨之計欲使太義理未伸之罪
暗地加之於吾身未知誰某做出此言耶自此以後
臣則自知無犯只歎人心之危險矣湖疏之將徹履

秀袖示其疏本曰與向來云云之說若是相反云未
幾自疏廳出別有司而臣子徹淳亦忝之尤可見做
言者之孟浪嗚呼力沮共公之論肆行吃喝之舉敢
以此闡陳於日月之下或冀其僥倖售詐亦足嘆也
臣亦只知有君全昧涉世無適無莫信心而行譬如
山頭薄卦待天雨而潤苗水面輕舸信風便而舉帆
不意同室之中爭設俎刀競尋戈戟目下善後之策
俯首聽命搖尾乞憐則水流雲空即一反掌間事名
曰士夫也未忍墜盡家聲別作私計云云○刊行御
定史記英選鄉禮合編○李明淵三招矣身之春初

上疏直是天奪其魄歲前兩囚之罪即人得以誅者也矣身以何心腸敢懷營救之意而只緣辭未達意罪陷罔測嗚呼辛壬之事尚忍言哉左戚右豎締結交通角勝達儲之時稔惡代聽之日釀兵於戊申煽禍於乙亥至於乙丙如印一板世道之變於斯為極乃聖上穆然深思廓然遠圖爰命有思纂成一奇明義其義例則仰成於闡義昭鑑而微奧則實包於某年義理朕懸懸於禹鼎揭日月於昏衢然讀是書者只知為乙丙義理而不知為某年義理只知為乙丙與某年之義理而不知為權輿於辛壬義理讀猶不

讀也至有兩囚之所犯真職畢露或效忠於差奈之時或立迹於頒曆之單相機嘗試窺時漸售必欲漸壞我大中至正之大義理嗚呼矣身雖甚迷頑亦粗知事君之義莫嚴於忠逆之分則豈不知背馳此義理者即為天地間所不容之亂臣賊子乎直緣性本愚騷凡於事為不欲隨人依違乃以只知吾君之一段自信本心之無他處分太遽官爵地處等說肆然筆之於書遂致得罪公為世大謬俯仰慙痛直欲自斫其舌初供迷荒錯輸在外之款再招惶遽未暴哀痛之悃矣身所犯蔽一言曰萬死無惜云云判所供

果若所料不問可知為李明淵抱如許冤枉涕瀟之情為一生坑坎刀俎之物翔走啄息之微尚欲各遂其性况官以諫名一言速禍置之不屈不伸不生不滅之中任渠嗚暴無階使子造化莫施則草野之視朝廷後人之視今時果何如也出場決末之徐達蓋有待於激而鳴者今因可控之會一一直說款款足令人感涕雖有微貝哆哆十百輩洗舊癢而覓隱疵終當歸於不見售之科寄矣明淵於是乎締帝之戰六日而蘓活一不辜其恩重保一世家其事大不在多言明淵特放應教除授○右相李東模因李安默

疏自引上曰李安默疏上款姑勿論重臣之士子一疏所關莫重則渠豈敢容易開喙乎傳曰李安默罪名姑為分揀使之招待於政院以司謁口傳教曰渠疏句語詳悶而不可形諸文字以口傳八稟安默以為重臣徐有隣兄弟乙丙之際別無樹立且於至精至微莫重莫嚴之事亦無闡揚滾合異論者出三窟自全之計背馳云云正謂此也至於士子疏則既有樹立又有闡揚臣豈有忝差之論乎口教曰渠既曰有樹立有闡揚其無異議可知使之退去○元子開講于集福外軒師傳宋煖箕八城行相見禮後還鄉

正院玉堂館學陳疏請留○命江留林著詰上來著
詰以無印信闕文啓聞命奪符拿來配文殊山城○
領相洪樂性賜几杖教書略惟御直忠世業靖惠家
聲進退持躬以端疑李文靖之風範夷險藉手於勤
謹張安世之規模中人七旬尚補古來之亦罕上相
八耄豈非邦家之為先尚亦有烏几鳩筇可以安黃
髮鮑背孝堂瞻靈壽之彌恃此扶將法遼咏行葦之
詩命彼緝御云云近知製金○五月李秉模啓春間鍾
閣有匿名付榜之事無非駭屑誑惑近因跟捕捉得
鐵山盧瑛窮凶情節皆已承服請施一律上曰匿名

書投火即不易之典而因他罪就服云集示警衆可
也○傳曰五載首相八旬元輔中書罕有之事今日
登筵陳懇若此頌議政洪樂性許副領府事下批仍
使便殿肅拜○六月吏判李秉鼎疏略大僚以李鎮
斗甄復事有囚吏之舉而其所執言以鎮斗忠義之
差除出於凶逆為不當以千萬意外所未聞所未知
之事歸臣不審何其欠諒之甚云云○正言洪致榮
疏略政謨得失生民休戚專係於公卿大夫之各修
其職而近聞籌司之座公堂之會評論酒色作為茶
飯譏笑調諧全沒體貌家居會朋又或至於皂隸賤

技狼藉在手問其官則卿大夫也語其事則牧豬奴
戲耳貽羞傳笑果何如也至若銓衡之地又有駭眼
心惑者臣不欲盡數而李鎮斗之舉議於注措之間
有若樊進者抑何意也彼銓長嘗自處以義理邊人
而今忽反是可惡者陰邪也莫嚴者隄防也宜施譴
削云云批近來籌坐飭使頻為而無其效而有其害
評論酒色諧謔鄙語等說至登於章疏得此梁楚均
有瓜田之嫌赴坐堂上武將外並罷職銓官事前所
無碍注擬者爾何把持乃爾○命築南郊省耕臺先
朝親臨看稼之地也○承旨丁若鏞疏略臣受國厚

恩與天無極跡本孤寒非有父兄之蔭師反之益而
獨賴作成化育之功六年於洋宮之試三年於內閣
之課玷學士之選躡大夫之資臣雖木石寧負是恩
只緣臣不肖無狀十餘年來所得梁楚乃在於淫邪
恠誕不徑之說汨沒乎膠漆之盆宛轉於刀俎之間
毋論情實之有無而其罪已上通乎天矣乃殿下不
忍終棄又以收錄之眷顧極濟積費誠力非我父母
孰將如是臣於所謂西洋邪書嘗觀其書而蓋嘗心
忻然悅慕矣蓋嘗舉而誇諸人矣其於本源心術之
地蓋嘗如膏漬水染而不自覺矣夫一番如是即益

門之墨者也程氏之禪派也然大質虧矣本願誤矣其沉惑之淺深改遷之遲速有不足論而曾子曰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臣亦欲得正而斃焉臣之得見是書粵在弱冠之初此有一種風氣能說天文曆象之家農政水利之究測量推驗之法者流浴相傳指為該洽而臣性力粗率不能細心究索故其於艱深巧密卒無所得而乃反糾纏於死生之說傾嚮於克伐之誠惶惑於尻髀辯博之文而認為儒門別派者作文垣奇賞與人談論無所忌諱見人詆訛疑其寡陋原其本意只欲博異聞也然臣自來志業只在榮達

自登上庠專精壹意者切今之學也復何能游心方外哉遂不復往來心頭漠然若前塵影事奈其標榜一立涇渭無別至今掉脫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臣之謂矣况洪流襄陵烈火燎原辛亥之變不幸近出自茲以來憤恚傷痛嫉如私讐討如凶逆前日之所嘗欣慕者反以思之無非疾首當初蒙然茫然枉受迷溺拊躬慙念何嗟及矣有罪未勘出補湖郵手奉恩言揮涕出城每蚤夜清明點檢身心改革雖已久矣猶懼查滓之未淨悔悟雖已真矣猶戒穉穉之已熟况其所益即邪說誣誤之鄉故講搜捕之方諭禍

福之義設亦邪之楔而勸其祭祀執守邪之女而成
其婚嫁復求一鄉之善士以講聖賢之書反而自首
自幸自欣曾未改歲已蒙恩宥生踐漢江穩處城闈
戴帽束帶重入脩門金華燈燭恍如夢寐內厨珍錯
爛其輝先遂以滓穢之糞進對清燕之席衷情快感
有淚如雨然今臣一舉顏於朝班而公卿大夫相與
指點曰彼來者為誰彼固嘗溺於邪者耶臣將何面
之可顯乎故高官美爵非臣所望豐資厚祿非臣所
羨惟此一縷未絕之前得洗此天下所無之惡名醜
目是臣之至願也知之既明斥之愈嚴悟之既晚埃

之愈深剔心七竅實無餘翳搜腸九曲實無遺滓而
上而受疑於君父下而遭譴於當世立身一敗萬事
瓦裂生亦何為死將安歸臣伏念聖賢有作則災害
異端必興並起使之排患極危用茂厥切堯之水湯
之旱孟子之楊墨朱子之蘇陸皆其驗也彼其邪說
之作殆將彰殿下闕廊之切耳太陽中天魑魅蟬
無足為國家憂而其於臣之一身安得不焦唇頓足
以冀其及時撲滅云云批善端之萌如春嗟物茁滿
紙自列言足可感○頒御定陸奏約遮○次對上曰
在昔皇明初道士徐師昊來遊我東至端川懸德山

謂有天子氣極五銖棧而去北關之無人實自此始
此在宋濂文集而京城來脉在於三角而北漢一區
實當其地間於數十年前積鹽於北漢城下覆其上
而燒之遂成鹽山鎮壓山脉見今京華之無人未必
不由於此云此語雖不徑理或有之今若毀之則似
亦無妨矣○更議金租溥疏略今之忌諱即不從官
三字父詔其子兄勗其弟青雲綠樹惟汝進進貪得
者樂聞懶取者懷恟洎洎流弊有非一帚可抗大抵
父兄之於子弟望其立身明廷得有令名而今乃戒
其所當勸勸其所當戒臣誠求其說而不得若謂月

家之好惡不在彼而在此云則臣雖駑劣亦嘗侍中
清燕承顧眄而奉警咳死罪主臣粗有管蠡之測願
得千口百舌傳之一身以明其不然也若夫手扶涿
鹿之迷障絲補衣裳之垂治如臣無似何足堪擬於
指南之輓軌而為天下倡而死馬之骨猶香為衆中
先則魚目之珠亦珍噫奉身於無何有之鄉棲心於
誰與爭之所以不報為報之片片血腔酬恩斯勤斯
之汪汪私此臣之大願也云云批甫言雖似不草
草豈敢無端自畫

